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前集卷四十五

宋 謝維新 撰

字學門

楷書

事類八訣

歐陽詢一、如高峯之墜石、似長空之新月、一若千里之陣雲、一如萬歲之枯藤、一如嶺松倒折落掛

石崖、一如萬鈞之弩發、一如利劍截斷之角、一如一波常三過、筆澄神靜、慮端已正、容秉筆、思生臨池、志逸虛拳、直腕指、齊掌空、意在筆前、文回思、後分間、布白勿令側偏、墨淡即傷、神彩毫絕、必滯鋒、鉅肥則為鈍、瘦則露骨、勿使傷於軟弱、不得怒降為奇點

畫調勻上下均平遞相顧攝筋骨精神隨其大小不可頭輕尾重毋令左短右長斜正如人上稱下載東映西帶氣宇融和精
神洒落省此微言孰
為不可也歐陽詢
三昧 張長史即官廳壁記唐人正書無出
其右所以度越諸家無轍迹可尋可

謂入筆墨一墨猪 王逸少云凡字多肉微骨
一黃山谷集 謂之一一出書訣墨數 田漢 李後主云顏
有法而無佳處正如義

手並脚一舍一耳筆錄 書得於心 度必資請學凡字瀆均平若
筆畫多寡相遠不可使停寡在左則取上齊

吟字是也寡在右則下齊知字是也筆談 書象其人 歐陽詢
貌悟過人其書勁險厲正稱其 瑶臺芳桂 尚書郎李充母以夫
貌爾是知凡一一為一志林 衛姓自稱李衛正書

如玉壺之水一一之月婉 玉匣蘭亭 唐太宗有人玉真跡三千
然一一穆若清風談苑 六百紙率以一丈二尺為

軸寶惜者蘭亭序為最嘗附耳謂高宗曰吾千 手墨和調 褚遂
秋萬歲後與吾蘭亭序以玉匣貯藏昭陵故實 良嘗

秋萬歲後與吾蘭亭序以玉匣貯藏昭陵故實 良嘗

問虞世南曰吾書何如智永答曰吾聞彼一字直五萬君豈能
得此孰與歐陽詢曰吾聞詢不擇紙筆皆得如志君豈得此稽

遂良曰然則何如世南曰君若

點畫道勁

錢若水言唐陸
希聲得筆法凡

一足可貴尚遂良大喜歐陽詢

五字撇押鈎格抵用筆雙鈎則一而盡妙矣謂之撥極

法希聲以授沙門誓光入長安為翰林供奉又宰相刀街言

江南後主得此法復增二字曰導送今詩詔

當世獨步
近年筆

尹希古亦得之而所書為一時之妙灑水燕談

本朝第一
五代

謨獨步當世子嘗戲謂君謨言學書如汴急流

楊凝

用盡氣力船不離處所君謨以為能取譬同上

式筆迹雄強往往與顏行相上下世多稱李建中宋宣獻此二

人書僕所不曉宋寒李俗殆浪得名惟蔡君謨資格既高當為

仇池筆談

詩集
見前書
法類

次定四庫全書

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前集

二

草書

又詳見前書法類

事類草聖

張伯英臨池學書池水盡黑凡衣帛必書而後練韋仲將謂之——晉衛坦傳

草賢

崔瑗善草書謂

之——
誤苑

章草

漢黃門令史史游作急草解散隸體麗書之王羲之以——谷庚翼嘆伏曰吾昔有伯英——失

之今見王書神明頓還舊觀張懷瓘書斷杜操字伯度善草書章帝愛之今上表亦作草書謂之——書苑

柿葉

鄭

好書恨無紙慈恩寺貯——數

蘭庭序

羲之蘭庭草號為最得意宋齊間不聞稱道者

承師晚出此書諸儒皆推其真行之祖所以唐太宗必欲得之其後公私相盜至於發冢今遂亡之定武本蓋得髣髴褚庭璠

所臨極肥洛陽飛景元斲地得缺石極瘦定武則肥不刺肉瘦不露骨猶可想其風流三石刻皆有佳處不必寶已有而非彼

也南鸚哥嬌

劉十五論李十八草書謂之——謂鸚鵡能言昌其鸚哥嬌不過數句大率鳥語十八其後稍進以書問僕曰

比舊日如何僕曰
一臺二妙索靖燉煌人精草法武帝愛之時
尚書令衛瓘世號得伯英之筋

隱音書
長沙三昧僧懷素善書自言得草
以頭濡墨張旭

善草書大醉呼狂走乃下筆或一而
書既醒自視以為神不可復得世呼張顛本傳
陳牒乞判張旭

熟尉有老人一宿昔又來旭怒老人曰觀公筆奇妙欲
以藏家爾因問所藏畫出其父書旭視之天下奇筆也自是盡

其法晉舞劍得神張旭自言始見公主擔夫爭道又聞鼓吹而
本傳得筆法意觀公孫大娘一器而一其一後

人論書者得其法惟聽江得法坡云古今人詩筆有所自長史
崔邈頗真卿云旭倚聽江得法以劍器容有是理雷大簡云聽

江聲而筆法進文與可亦言見春蚓秋蛇伯英學書之妙宜師
蛇鬪而草書長殆非誕也志林垂帳之奇行行若紫

一字字若縮早蛟兔歐陽詢貞元初為太子率更令嘗書
一王羲之傳十文周越題云所謂如一得水走

冗殆不虛 **驚鸞舒翼** 蓋草聖之為狀也婉若銀鈎漂若一 | 耶本傳 未發若舉復安蟲蛇蚰虬或往或還顏

阿那以羸形歛奮疊而桓桓及其逸遊胎蠻乍正乍邪騏驎暴怒逞其轡海水空隆揚其波玄熊對踞於山岳飛燕相追而差

池舉而啓之又似和風吹林偃草扇樹枝條從風轉相比附竒境廉芒隨體散布紛擾擾以綺靡中持疑而猶豫玄螭狡獸嬉

其間騰猿飛馳相奔趣陵魚奮翼駭龍反 **飛鳥出林** 張旭草書據技空自竄張設牙距出晉索靖書勢 如孤蓬自

振鷺沙坐飛鄭虔草書如風送雲收霞催月上 **霏煙翥鳳** 王逸釋亞棲草書如 | | | 鷲蛇入草書法苑 少裁

成之妙煙霏霧結狀若斷而還連 **游雲驚龍** 王羲之尤善草隸鳳翥龍盤狀如斜而反正本傳 論者稱其筆法飄

若 | | 矯若 **瘦硬肥勁** 懷素草工瘦張長史草工肥 | | 易作 | | 本傳 | | 難工又云此兩人一代草書之冠

冕也南 **軟俗俊快** 本朝尚書郎周越以書名於天聖景祐間然昌集 筆法 | | 無古氣梅克佐作詩閑談蘇舜欽

子美喜為健句草書尤一嘗曰吾不幸寫字為人
比周越作書為人比梅堯臣良可歎也東軒筆錄
鍾王無尚

唐柳公權書法結體勁媚嘗召至御前書紙三番作真行草之
體又宗嘗與公權聯句屬曰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帝命題

於壁字徑率五寸帝歎崔杜不足趙襲燉煌太守先是杜伯度
曰一一以一本傳崔子玉以工草書稱於前世

襲與羅暉亦以能草頗自矜夸故張伯英書與襲同郡太僕朱
賜書曰上比一一下方羅趙有餘三幅決錄又羅叔景趙

元嗣與張伯芝並時見稱於西州伯英自
云上比一一下方羅趙有餘坡詩注

詩集醉墨堂 人生識字憂患始姓名粗記可以休何用草書誇
神速開卷惱恍令人愁我嘗好之每自笑君有此

病何年瘳自言其中有真樂適意無異逍遙遊近者作堂名醉
墨如飲美酒消百憂君於此藝亦云至堆牆敗筆如小丘興來
一揮百紙盡駿馬倏忽踏九州我書意造本無法點畫信手頰
推求胡為議論獨見假隻字片紙皆藏叔不減鍾王君自取下

方羅趙我亦優不須臨池更東吳精張旭草書詩斯人已云亡
苦學完取絹素充余稠東坡草聖秘難得悲風生微綃

萬里起古色嗚呼一詩林下風顛張醉素兩禿翁追逐世好稱
一逸氣盛清識老杜詩書工何曾夢見王與鍾妄自粉

飾欺盲聾有如市井倡抹紅妖歌嫵舞眩兒童謝家夫人淡首
谷蕭然自有一一一一天門蕩蕩驚跳龍山林飛鳥一掃空為君

草書續其終待我他日
無忽忽坡題王逸少帖

篆書 又詳見前書法類

事類摘文 漢興亡古草書不知作者蓋兩漢銘勒雜以古文篆
籀及八分為之魏晉以還篆文遂盛衛坦四體書勢

雲篆 陰陽分則有三元八會之文又有八龍一一光明之章也
其後三皇之世演八會之文為龍鳳之章拘省一一之迹

以為順形梵書破分二道壞真從易乃為六十四種之書遂播
之三十六天上下也今三元八會太極清仙之所用一一光明

今所見神靈符書之字是也
陶隱居真誥紫微夫人說
書虎
唐李陽冰為篆字人不能及
號一中一本傳又寶泉踞陽

冰為筆
篆室
李斯變蒼頡籀文為玉筋篆成一家法更八姓無
出其右者唐開元時李陽冰窮入一一隔一千年

與秦斯相見
金剪書
唐司馬承禎字子微善篆別
蠟匾法
江南
舒元與篆書
為一體名一一續仙傳

省鉉善小篆映日視之畫之中心有一縷濃墨正當其中至於
曲折處亦當中乃筆鋒直下不倒故鋒嘗在畫中鉉嘗自謂吾

晚年始得一一凡小篆喜瘦而
長一一非老筆不能湘山野錄
釵頭鼎足
寶泉作小篆贊曰
一一屈玉一一垂

金書
龜文龍鱗
體有六篆巧妙入神或象一一或比一一紆體
放尾長翅短身揚波震激鷹峙鸞停鳥震延頸

骨翼凌雲
勁健端妙
無惑同安人善小篆為翰林待詔徐鉉鄭
事見雜記
文寶查道高紳中筆葛湍皆江東人善篆

弗能及也其一一一又過
方圓流時
李陽冰與李夫人書云
其意在古篆於天地山

於凝士夫藏以為寶書法苑
其意在古篆於天地山

川得方圓流峙之狀於日月星辰得經緯昭回之度於雲霞草木得霏布滋蔓之容於文物衣冠得揖遜周旋之體書法苑

詩集快劍長戟

蒼頡鳥跡既茫昧字體變化如浮雲陳倉石鼓文已訛大小二篆生八分秦有李斯漢蔡邕中

間作者絕不聞嶧山之碑野火焚棗木傳刻肥失真苦縣光和尚書韓擇木騎曹蔡有鄰開元以來數八分潮也奄有二子成三人況潮小篆遍秦相一一森相向八分一字直萬金蛟龍盤挐肉屈強吳郡張顛誇草書草書非古空雄壯豈知吾甥不流宕丞相中郎丈人行巴東逢李潮逾月求我歌我今衰老才力薄潮乎潮乎奈爾何杜詩

隸書

又詳見前書法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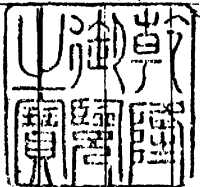
事類戈法

太宗學虞世南隸書每難於戈法一日書遇戩字召虞世南補寫其戈以示魏徵徵曰仰窺聖作內戩字

一 逼真帝賞
其鑒識書法苑
錦書
唐呂向工草隸能一筆環佩百
字若紫髮然世號連錦書本傳

詩集神翰

鍾繇 顧不一體變鍾兼兩注云
鍾會父子俱善隸書杜詩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前集卷四十八

詳校官中書臣張經田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康儀均

謄錄監生臣姚秉哲

欽定四庫全書

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前集卷四十六

宋 謝維新 撰

文房門

筆 釋名筆述也謂述事言之也

事類綠沉

王羲之筆經曰有以漆竹管及鏤管見遺斯亦可玩詎必金玉哉初學青鏤 紀少瑜

佳以一束一管筆授之曰卿自擇其善者其文因此大進青箱雅記

筆札 谷永與樓頊俱為五侯上客長安號曰谷

子雲筆品 梁元帝為湘東王嘗記錄忠臣義士文章之美者
一本傳筆有三品忠考全者用金管書之德行精粹者用

銀管書之文章瞻麗
者用班竹管書之
筆床南朝呼一管為一梁簡文帝答徐摛書特設書幌下置筆床四管為一床

樹萱
筆冢僧智永學書有舊筆頭數石
筆陣夫歛者陣也筆者

也水硯城池也
筆諫唐穆宗問柳公權書何由盡善對曰心

潤筆蔡君謨為永叔寫集古目錄序歐以鼠鬚栗尾筆銅
假筆綠筆格等為一一正穆宗以為太清而不俗歸田錄

閩人黃碣有其一音碣曰是筆
君子避一一宜一一三端文士筆

韓詩
文子化有書生謁李林甫云管一一
中書君毛穎者中山人

伐楚圍毛氏之族拔其毛載穎而歸封諸管城號管城侯宣城

管城子累拜中書令呼為一一
韓愈作毛穎傳管城侯宣城
銳字文鋒封為一一
尖頭奴元魏時有臣古弼頭尖魏太武帝

一又高作管城侯傳

為筆公
北史 毛錐子
洪肇曰安朝廷定禍亂直須長槍
大劍若一一安足用哉五代史
筆生花 李白

一頭一一自是才
思瞻逸天寶遺事 筆五色
江淹夢人與五色筆由是文藻日新
後又夢郭璞取去自後為詩絕無美

者典略
及本傳 和墨濡筆
起居舍人東管隨宰相入殿夾香案
分立殿下一一一時珥螭頭唐志 持索簪

筆
張安世一一一一注云近臣負索替筆備顧問或有所紀
負索者所以盛書也替筆者謂挿筆於首前趙充國傳 班

超投筆
後漢一一嘗一一嘆曰大丈夫當立功
異域取封侯安能久事筆硯乎本傳 樂天應制 白一一與

元徽之一一各有纖鋒細毫之筆携以就試相顧而笑
目為毫錐故贈元詩策目穿如札毫鋒利似錐本集

詩集吐虹
男兒生世間筆端一一白一一何飛鸞
事與秋螢爭光滿筆叢山谷 九霄鵬筆一一聳

立草罷鳳如椽
青鏤墨淋漓珊瑚架最宜靜援花影轉孤卓漏
騫騰杜甫如椽聲遶題柱吾無取一一彼一時林和靖詩晉王

次定日車全書

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前集

二

二

二

二

二

珣夢筆大
插架
蘇過叔黨賦鼠鬚筆云太倉失陳紅狡兔得餘

雜霜兔掉架刀稍健落絨龍蛇驚穿
題竹
粘粉為題棲鳳一帶

壩何卑微託此得佳譽答溪詩話
香因洗落花泉僧貫

休寫經尚書因用裁天詔內史
五兄弟
錢次公以墨四九筆五

得現乎次權曰不難湏一詩揚乃作一絕云尖頭奴有一
十八公生四客卿過我書齋無一事似應終日待陶泓本朝百

家千人軍
詞源倒流三峽水筆
陣獨掃一一杜詩

墨
釋名墨晦墨也

事類墨卿
楊雄上長楊賦聊因筆墨以成文章故藉墨公
翰林以為主人子一為客一以風漢本傳墨公封

為一加九使者
陶家瓶餘事曰玄宗御按墨曰龍香劑一日見

錫詳見下
墨上有小道士如蠅而行上叱之即呼萬歲曰

臣墨之精黑松一也凡世人有文者其墨上皆
有龍賓十二上神之乃以墨分賜掌文官記聞
太守薛稷為

錫拜玄香一兼亳州楮郡平章事是日墨吐
異氣結成樓臺狀隣里來觀良久乃滅纂異記
陳玄毛穎與絳

裏陶泓會稽楮先生友善其出處必偕上名穎三
人者不待詔輒俱往上未嘗恠焉返之毛穎傳
松滋燕人易

處晦封為一侯墨丸山谷凡間取小囊有墨以示潘谷谷隔
蓋墨也松滋侯傳囊手之即置几上曰天下之寶也出之

乃李廷珪墨又別取小錦囊有一一山谷手之如前則數曰今
老矣不能為之出之乃谷少所作墨其藝之精如此邵氏後錄

墨漆太祖下南唐得李廷珪父子墨同俘獲付主藏籍入不為
貴也後有司更造相國寺門詔用一取墨於主藏車載

以給皆廷珪父子墨至宣和間黃金削木蔡君謨言李廷珪墨
可得而李墨不可得也邵氏後錄能一墜溝中經月

不燥百磨人石昌言蓄李廷珪墨不許人磨或戲之曰子不磨
家詩磨人墨墨將磨子今昌言墓木拱矣墨固無恙可為好

事者之

戒坡集 石墨

陸雲與兄書曰一日上三臺曹公藏一精好可
令送三螺文房四寶懷化郡掘整得一精好可

寫書顧微廣州記築陽縣有墨 瑜麋 漢尚書令僕丞郎月給
山山一悉如一盛弘之荆州記 墨大小二枚西京記

狻猊

徐峯善碁段成式欲盡窮其術峯曰子若
以墨一與我當使子過我十倍龍隨記 豹囊 養墨以

遠濕文

房四寶 九子墨

陸士龍與兄書云有藏於松煙本姓長生子孫無
也祝曰九一之一

邊文房

雙龍樣

寺起易水人唐未與其子廷珪亡至歙州以其
地多松因留居以墨名家本姓奚江南賜姓李

其墨有劍脊圓餅面多為龍故嘉祐中仁宗宴近臣於羣玉殿
嘗以其墨賜之曰新安香墨其後翰林承旨賜者皆脊

尤為佳品 大房四寶

王勃夢墨

自是文章日進酉陽雜俎 伯英學書 後張

臨池一染 水畫墨本傳

詩集龍麝

此墨足支三十年但恐冰霜侵髮齒非人磨墨磨人瓶應未罄墨先耻逝將振衣歸故國數畝芳園自

鋤理作書寄君君莫笑但覓來禽與青李一螺點漆便有餘萬
竈松煙何處使君不見永寧第中擣一一列屋閑居清且美倒

暈連眉秀嶺浮雙鵝畫髮香雲委時閒五斛賜蛾綠不惜
十金求懶髓聞君此詩當大笑寒窓冷硯冰生水東坡 蛾綠

一一攢曉門李賀 場帝宮女爭畫長蛾司宮 寸玉書憲拾輕
史日給螺子黛五斛號一一子大業拾遺記 煤佛帳拂

餘馥辛勤破午夜妝此一一一癡人畏老死腐朽同此木欲將
東山松涅入南山竹墨堅人苦晚未用數不足且留注蟲魚莫

草三千萬杆 但徠無老松易水無良工珍材取樂浪妙手惟潘
牘坡詩 翁魚胞熟一一犀角盤雙龍墨成不敢用進入蓬

萊宮蓬萊春畫永玉殿明房籠金箋洒飛帛 烏玉玦我貧如飢
瑞霧縈長虹遙憐醉常侍一笑開天容同上 鼠長夜空

敲鑿瓦池研竈煤葦管書柿葉 畫墨仙 潘郎曉踏河陽春明珠
近者唐夫子遠致一一同上 四壁驚市人那知望拜

次定日車全寫

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前集

四一

馬蹄下胷中一斛泥與塵何似墨潘穿破褐琅琅翠餅敲玄笏
布衫漆墨手如龜未害冰壺貯秋月世人重耳輕目前區區張
李爭媿妍一朝入海尋李白空給上方板噓噓雲靄出奕奕龍
着人間一東坡與潘谷

蛇縮此中有何好秀色紛滿眼故人歸天祿古漆窺蠹簡一
瑜麋一一老手擅編刻分餘幸見及流落一枝赧坡詩妙一

世子墨客卿一一懷玉山中五丈夫峨眉老
仙與推轂谷量牛馬斗量珠洪駒父上墨工

紙釋名紙砥也謂平滑如砥石也

事類蔡侯紙

自古書契多編以竹簡其用縑帛者謂之紙縑貴而簡重並不便於人蔡倫字敬仲為尚方令乃造

意用樹膏麻頭漉布魚網以為紙奏上安帝善其能自是莫不用焉故天下稱一一本傳左伯紙一一能

蔡倫亦為之伯尤為精妙鄴都宮觀成詔韋誕仲將題署奏曰
若用張芝筆一一及臣墨兼此三具又得臣手然後可以成

徑丈之薛稷為紙封九錫拜楮國公宇軍畧道中郎將事略又毛穎傳穎與會楮楮

先生友善注謂好時候謂紙為華陰楮知白字守玄亦側理紙

南越獻一南人以海苔為紙其理倒側陟釐紙本草注云

以為紙名苔紙青黃色本草又張華撰博物志晉武頗嫌繁命削

謂之側理也行波蕭貫夢至宮庭有婦人授貫紙曰此所薛

濤唐元和初蜀妓薛濤好製小詩惜其赫疏書成帝以篋裹

與獄中婦人曹宮飲赫疏薄小生熟紙唐人有一熟

有喪不用退之與陳素書云送孟郊序用藤角紙范擘教曰士

生紙寫言急於自解不暇擇耳邵氏後錄藤角紙絕不可以作

文書皆令用 **桃花紙**

揚炎在中書後閣用

繡花紙

蕭穎士少夢人投紙百番

開之皆繡花

金花牋

帝與貴妃賞牡丹李延年持烏絲欄

宋堯文筆候秩

有織成界道謂之 **素段** 三尺以授李生 生多才思援筆成章李肇

國史

布頭牋

販布頭機餘經不受緯者治之作

吊刺溪

唐舒元輿作

錯為文者皆天關刺藤者也 本傳

貴洛陽

左太冲造齊都賦一年乃成復賦三都遂

締思十稔豪貴競相傳

杜暹百番

唐一為婺州參軍扶滿歸吏以紙萬番贖之暹受

時人謂之百 **右軍九萬**

王一為會稽謝公就求牋紙

詩集雲藍

予在九江造一紙輒送五十板詩云三十六鱗充使時數番猶得寄相思既成式與温庭筠詩序

白學似貧家老破除古今迷忘失三餘極
知一一非新得護染鴉青襲舊書山谷陽山藤
玉巧鳥綠翠

竹避寒光羅侯色贈室生白明於機上之流

蠻溪藤
卷五
卯一

黃愧無征西蠶尾手為寫黃門急就草山谷
理羞滑壘羞白想常鳴杵砧面平枕柳葉風
溪水碧千里鵝毛意不輕薄煙腥膩北歸客

硯 釋文硯研也可研墨使和濡

事類硯名

唐李衛公一一結隣言
與結為隣也關元錄

硯封

薛稷為一一九錫拜離
石鄉侯鐵面尚書使持

節即墨軍事硯譜端溪一水中石色青山半石色紫山頂
鳳翔退耕錄硯言石尤潤如猪肝色者佳蘇易簡墨譜 硯傳

文嵩石虛中傳字居默器宇方圓中心坦然拜即墨侯與
宣城毛元銳燕人指玄光華陰楮知白同出處文房四寶 硯讚

黛點文字字耀明典章施而不德吐惠 硯銘
無疆浸清甘液吸受流光繁欽硯讚 硯銘
運量藻蘇榮辱是若
王榮硯銘東坡有鳳

朱石一見後詩余家有款一底有款識云吳順義元年處士汪少微銘松操凝煙措因鋪雪毫穎如飛人間四絕文集四

絕李後主澄心堂紙李廷珪墨龍尾三種魏泰曰端溪有石硯毛元銳筆謂之一硯話曰岩山曰西坑曰後

磨石色深紫襯手而潤叩之清遠有深綠圓小鵝眼乃岩石也其次色亦赤呵之乃潤鵝鵝色紫綬慢而大此乃西坑石也

其下青紫色向明側視有碎星光點如沙中雲母乾而小潤謂之後磨石西坑硯三當岩石之一後磨三當西坑之一其品可知東軒

龍壁壁曰一其下多秀石可漁潭徐玄之夜讀書見筆錄龍壁硯柳宗元柳州山水記漁潭人物如粟米數百

皆具甲冑擁一紫衣者行案上傳呼曰虬蟬王欲觀一金星歛於紫石潭漁具數十人入硯中皆獲小魚異聞寶錄金星石

出於龍尾溪以一一為貴余少時得金坑壙石堅而發墨端溪以北岩為上龍尾以深為上龍尾遠於端溪上而端石以後出

見貴玉硯許漢陽筆以白玉為管馬肝石以和丹砂食之則彌爾硯碧玉以玻璃為匣

年不飢以拭白髮盡黑此石鳴眼黃黑相間鸞睛在內晶瑩可
亦可作硯有光起東坡詩注愛謂之活眼四傍浸漬不甚

精明謂之淚眼形體畧具內外皆白殊無光彩謂之死眼活勝淚淚勝死死勝無東坡筆錄金線文端溪石
有白赤

黃點者謂之鸚鵡眼脉理黃者謂之——其山號斧柯昔紅
人抹石者先以中牢茶之不爾則雷電失石所在文房四寶

絲石青州有——紅黃相參理黃者其絲紅理紅者其絲黃皆可為硯端歛石過於厚或廉於

財不能底滯——如俊人輒顛倒失之輕蹟淡石坡作鳳味石
而遇事風生无不厭足人意邵氏後錄硯銘云出比

苑鳳城山余至建州求之無有盖南劍——灘石也此石有二
種其一出鹵水去蹟淡四十里細潤而不甚發墨——難——宜

墨而膚理不逮唯兼二者君苗焚硯見前文維翰鑄硯見前習
真過龍尾也禁少蘊詩章類

詩集雲氣瑠瑤山骨秀磨礪發光炯體潤——生寒泉冽幽井
平生心腹交陳玄與毛穎德重不傾側中虛且明靜

置之裴几上吾方
日三省謝元迄
電光
乃波濤其光乃
巨璞禹鑿餘異狀君獨見其滑
紫潭

出玄雲翳我潭中星獨有潭上月倒掛紫翠屏我老不看書
坐養此昏花晴時時一開眼見此雲月眼自明久知世界一泡

影大小真偽何足評笑彼三子歐蘇梅無事自作雪羽爭故將
屏硯送兩范要使珠璧接窻櫺牀頭復一虛靈堂窻下爾雅箋

魚蝦二物與人初不異
飄落高下隨風花坡集
眉子石硯
君不見李成畫手開十眉橫
雲九月爭新奇游人指點小

顰處中有漁陽戎馬嘶又不見王孫青瑣橫窻碧腸斷浮雲遠
山色書生性命何足論坐費千金買消渴邇來喪亂愁天公謫

向君家書硯中小窻書幌相嫵媚令
郭君大硯
渙化我霜毫作
君曉夢生春紅東坡眉子石硯詩

鵬翼安得刺藤三千尺
揮九萬字不渴墨山谷

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前集卷四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前集卷四十七

宋 謝維新 撰

釋教門

浮屠名義

事類三緣

第一為了自己輪迴生死二為紹隆三寶三為六道四生皆令解脫古禪師語錄

八風

寶積經及

大毗婆娑論以利衰毀譽稱譏苦樂為一一又得可意事名利失可意事名衰不見前排撥名毀不見前讚美為譽現前讚美為稱見前排撥名譏逼迫聲

四諦

苦集滅道是也苦謂一切生老病死之類集謂一切聚集

心名苦悅適心意為樂要覽

欽定四庫全書

古今合學司考卷四十七

骨肉財帛之類滅謂壞滅道謂脩行類比名一謂其理
審諦非徒說也經云見苦斷集因滅修道龍舒心經注
五濁

劫濁見濁煩惱濁衆
生濁命濁彌陀經
五蓋 貪欲瞋恚睡眠調
戲疑侮文選注
十身 自身衆生身
國土身業報

身聲聞圓覺菩薩智法
虛空等身古禪師語錄
三昧 道家云貞一儒者云致一釋氏云
一其義通也言一即有二遂至

於三言三即昧在其間
反覆存之而已佛言
三有 欲有色有无色有有者何謂一切
有漏法是佛言若業能令後生相

續是有又云生滅故名有
墮苦集諦中是有婆沙論
三藏 謂經律論三
者摠名六帖
七衆 謂比丘比丘尼
尼式又摩那

沙彌室羅未尼此出家五衆優婆
塞優婆夷此在家二衆此一也
三衣 一僧伽梨即大衣也二
舊多羅僧即七條也三

安陀會即五條也此是一若
呼七條褊衫裙為三一誤也
四大 我今此身一一和合所謂
毛髮爪齒皮肉筋骨腦髓

垢色皆歸於地唾涕膿血津沫津液痰淚精氣大小便利皆歸
於水煖氣歸火動轉歸風一一各離今者妄身當在何處圓覺

經

六通

華嚴經一天眼二天耳三天心四宿命五神足六漏盡是迴道院集

五禪

禪有五有凡夫禪有外道禪有

小乘禪有大乘禪有最上乘禪同上

四恩

恩有四種一父母二師教三國主四施主大乘本生經

五戒

凡出家師

已評之經句月令其解息師乃為受一一名鄙波索迦此是創入佛法之基一一謂一不殺二不偷盜三不邪淫四不妄語五

不飲酒大衆所攝也師次為辨漫條方請阿梨為剃頭授十戒此名室羅末尼又云有善男子欲求出家未得衣鉢欲依寺中

住者名畔頭陀波羅沙此方行者也

五蘊

謂色受想行識也色謂色身有形或黃或白是也受謂一切受苦受樂受

用是也想謂一切思念是也行謂所行之事識謂曉解世間事一一即五陰

六塵

色聲香味觸法謂之

入聲鼻入香舌入味身入觸意入法謂之六入又選頭陀寺碑

色陰

如人以目觀晴空摧一睛空迥无所有其人無故目

瞪發勞則虛空別見狂華非從空來非從目出若空來者還從空入若有出入即非虛空自不容其華相起滅若從目出還從

欽定四庫全書

古今合璧事類彙編前集

卷四十七

二

目入既從目出當合有見若有見者既云空華旋合見眼若無見者出既翳空旋當翳眼是故當知一虛妄楞嚴經

陰如人以手於空相摩妄生澁滑冷熱諸相是諸幻出不從空來不從掌出若從空來既能觸掌何不觸身若從掌出應非

待合要名為觸稱想陰如人談酸梅口中水出思蹋懸崖足心當知一虛妄

酸澁如是假說不從梅生非從口入若

梅生者梅合自談何待人說若從口入自合知聞何須待耳若

獨耳聞此水何不耳中而出想蹋懸崖與說想類是故知一

虛妄行陰譬如暴流波浪相續前際後際不相踰越如是流性

同上因水有則此暴流性即非識陰如人取瓶加瓶塞其兩孔

流若因水有則此暴流性即非識陰如人取瓶加瓶塞其兩孔

水是故當知一虛妄同上滿中擊空千里遠行用齣

他國知是虛空非彼方來非彼方入若彼方來則彼瓶中取去

水地應是少虛空若此方入則開孔倒瓶應是空出是故當知

一虛眼入如人目睛瞪發勞相因明暗二種妄塵發見當知

妄同上眼入是見非明暗來非於根出不於空生若從明來暗

即隨滅應非見暗若從暗來明即隨滅應無覺明若無根生必無明暗若於空出前驅塵象歸當見根是故當知眼入虛妄同

上耳入

如人兩手爭塞其耳頭中作聲動靜兩種妄塵發聞是聞非動靜來非於根出不出空生若從靜來動即隨滅

應非聞動若從動來靜即隨滅應無覺靜若從根生必無動靜若從空出有聞成性即非空出是故當知耳入虛妄同上

入如人急搖其鼻耳中聞其冷氣觸目觸分別通塞通塞二種妄塵發聞畢竟無體是聞非通塞來非於根出不於根出不

於空生若從通來塞聞即滅如因塞有通則無聞若從根生必無通塞若從空出自當回歟汝鼻是故當知一虛妄同上

舌入

如人以舌舐物熱舐令勞其人苦病則有苦味無病之人微有甜味舌根不動之時淡性常在甜苦二塵畢竟無體

非因淡有非因根出不於空生若從苦來淡則知滅若從淡來甜則知亡若從舌生必無甜淡若從虛空自味非汝口知是故當知一一身入若人以冷手觸於熱手若冷勢多於熱者從冷虛妄同上

若熱勢勝於冷者成熱離合二種妄塵發見離

合二塵畢竟無體非離合來非違順有不於根出又非空生若合時來離當已滅若從根出必無離合必於空出空自覺知何關汝入是故當知

意入

如人倦勞則眠睡熟則悟覽塵斯憶失憶為妄是其顛倒生任異滅生滅二塵

畢竟無體非寤寐來非生滅有不於根出亦非空生若從寤寐來即隨滅必生時有滅滅即同生若從滅有生即無滅若從根出寤寐二相隨身開合同於空化若從空生自

無為

素宏漢記佛者

是空知何關汝入是故當知——虛妄並同上

漢言覺也其精為沙門沙門者漢言息也

非想

釋迦於檀山中息欲去欲而歸於——後漢楚王暎傳

學非——覺道

成傳 **止觀** 定有出定入定意非若土無所不定慧者見微而已

燈錄 **不若止觀** 無所不見故定慧為菩薩——為佛王介

甫金陵

小捨

若廣修眾善有所希望聞法即空道乃不着是

忘

語錄 **一念離真** 皆為妄想一念計生死即落諸魔一念起諸見即落外道凡人皆逐境生心若欲無境當——其——心忘則境空

境空則妄滅若見善相諸物來迎亦無心隨去若見惡相種種現前亦無畏心但自一一同於法界便得自在示要論 著

相心即是佛佛即是心更無別佛亦無別心今人不悟此心向外造惡狂受輪迴一一修善狂受勞苦不如認取即心若不

直下無心累劫修行終不成道供養十方諸佛不如供養一無心人無心者一切無心也亦無別心之體內外有如木石不動

不轉內外如空虛不動妄聲聞因聲得教謂之一一但不了自念便証菩提黃蘗示要論

因瑞相語言運動間有菩提涅槃三阿僧祇劫修成佛者皆屬一一因一一道謂之一傳燈錄又諸佛聖教一一為上首從

師友所聞展轉修証小行小果故名一一祖師不立文字直指人心本來是佛若也聞聲悟道故號一一注聲是言教也假饒

歷劫修行只成報化佛終不成緣覺因聲教而悟者名聲聞道報化佛非真佛亦非說法者緣覺因緣而悟者名一一名

相諸人被一一二字所惑聖凡名號三世諸佛八萬法門百千三昧有佛有衆生摠謂之一一為諸人起心動念妄有生

滅妄有菩提涅槃便有出世間法不出世間法妄起許多異見却同在鬼窟裏作活計諸人皆會自己便是佛悟即是佛迷即是凡夫不假修因果果者謂一之果非有非無非真非妄無行古禪師語錄生無死無迷無悟不曾出世不入涅槃不

曾生諸惡道亦不曾為人亦不曾成佛亦不曾為諸空覺觀為天常自無為湛然常寂又曰從息心而成佛傳燈錄空覺觀為

動止為空為靜一未嘗相離有動無靜有覺無空即成人見是凡夫法有靜無動有空無覺即成我見是三乘法王介甫金

陵語如來為來故曰一覺為如今覺正因說三乘十二分教了無

交涉所以佛祖不立文字以心傳心有僧辭上坐云某甲親附上座三年一中也未曾聞一字曰若是

錄正位呼為一猶如至尊指斥乘輿者尚蒼天莫哀於心死

禪家所謂一慈雲謂如來一心如彼大招提梵語云一聞一蒼天佛家語錄慈雲一陰注世界難躡集招提奢唐言四方僧

物訛柘為招去聞奢留提故
稱一即今十方持住守也
浮圖 梵云一 伽藍 梵語題云僧

僧伽羅摩此云眾團圍者生植之所佛弟子居之取生植
道本聖果之義也或云毗阿羅此云遊止處釋氏要覽
檀那

梵語陀那鉢底唐言世主稱檀那者即訛陀為檀去鉢底
故曰一一也又稱檀越者謂此人行檀施能越貧窮海故僧伽

梵語云一一唐言眾僧史略云凡四人以上名僧今一人亦稱
僧蓋從眾之名也亦如萬二千五百人為軍一人亦稱軍也善

覺要沙門 梵云沙迦憇曩又一 那或云桑門唐
覽 言勤息秦譯云勤行又云善覺要覽 沙彌 落髮後

也華言為息慈謂安息在慈悲
之比丘 梵語云一一秦言乞士謂
之地又謂息慈行慈也同上
上於諸佛乞法資益惠命

下於施主乞食資
益色身同覺要覽
上人 有過能自改名一一內有德知外
有勝行在人之上名一一同上
闍梨

梵語云阿一一耶唐云軌範今稱一一蓋梵音訛畧也
又云阿遮梨夜隋云正行能糾正弟子行故同上
頭陀 梵

欽定四庫全書

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前集

云杜多漢言抖擻謂三毒如塵望真心此人能振揮除去故也
今訛稱一又抖擻貧欲嗔癡三界內外不敢不捨名杜多同上

淨土

如來說從是西方過十萬億佛上有世界號極樂以無八
苦十惡道故也其國名一一以無三毒五濁業故也其佛

號阿彌陀以壽無量願無量功德相好光明無量故也又粹白

公文經言西方一一以七寶裝嚴無地獄餓鬼禽畜以至顛動

之類常清淨自然無一切雜穢故名一一其人生蓮花中長生

不老衣食宅宇隨意化成其景序常春無復寒暑大受快樂無

一切苦惱故名**梵刹**梵云刹故此名字今略名利即幡柱也

極樂世界佛書**梵刹**沙門得一法者便當建幡告四遠要覽

叢林

梵語貧姿此云一一譬如大樹叢**柰苑**昔西域國有柰樹
叢故僧聚此得名一一祖庭事苑**柰苑**生果果生有一女

子王叔為妃女乃以苑地施佛**寶坊**給孤長者布黃金地為伽

藍故曰一一出雜詁集**寶坊**藍故寺宇號為一一同上

金田

或云金地即舍衛國給孤長者側布黃金
買祇陀太子園建精舍諸佛居之處也
鹿苑在羅素園
佛成道初

轉法輪處也 鷄園 在摩竭陀國无憂園造小乘大衆出家 雁塔 昔有

見羣鴈飛翔忽有一鴈投下自爾衆曰此 雁堂 比舍離於大林

鴈垂戒宜旌彼德於是瘞鴈建塔西域記 雁堂 為佛作堂形如

鴈子一切 鷲嶺 者閻窟山中山形如鷲佛常 捷椎 捷音度梵云

具足要覽 居此中故號一法華經 捷椎 捷音度梵云

磬又曰凡有一个銅鐵名者皆名一又云但是 寒林 即西域

金石板木砧鈍有聲可以集衆者皆名一 寒林 桑尸處

謂多死尸入者可畏毛寒 南無 佛言一者此決定諸佛世尊

故云一一今名尸陀林 南無 名號音聲又梵語一一此翻為

名即是歸趨之義或云那 泥梨 立世論梵音一耶此云无喜

摩葉謨梵音訛也悲花經 泥梨 樂又云一一迦此言無去處皆

云地獄也 伽陀 梵言一一此言 毗尼 梵語一一藏此 般若 梵語

釋氏要覽 伽陀 諷誦祖廷事苑 毗尼 云律也要覽 般若 梵語

此云云智 涅槃 梵語一一此云無為楞伽經云乃不生不死之

患也同上 涅槃 地一切修行之所依歸佛說施燈文云願一切

大定日軍全書 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前集 六一

修行皆得——微妙光明至——者乃有微妙
光明世人誤認以為死大非也出多心經注
阿毗曇 梵語云

此云論摠言經 修多羅 梵語——
律論釋氏安覽 此言經也同上 吃栗多 梵云——
言賤人同上 唐

底栗車

梵語—— 謂其形傍故云世論

羯磨陀

梵云—— 云知事要覽

窳堵波

梵云—— 優婆塞

梵語也又云即波索迦奉言善宿
男唐言近事男亦云清信士同上

優婆夷

梵語云夷即女聲字也又云
即婆斯迦名義同前同上

摩訶薩

梵語—— 者此云大有
情即能救度人也地時

波演那

梵語云羅摩唐言院西域記云
此云周圍廊舍院也

須菩提

西域人凡稱
人道高臘長

呼為—— 如中國凡具道眼有可
尊之德者號曰長老也禪門規式

舍利弗

舍利子亦云——
乃佛弟子名以

其母眼似—— 鳥之眼故因其母而立名或云舍利鳥則此
間所謂鷲鳥其眼圓因以舍利稱其母此言舍利子若曰婦人

舍利者之子也
龍舒心經注
優曇華
是人甚希有過於一疏云一鉢名瑞應三千年一現現則金輪王出

法華
般漏子
洞山良价和尚將員寂謂衆曰離此一處與衆相見衆不對師儼然坐化出傳燈錄

般若航
清涼禪師云夫一者苦海之
慈航昏衢之巨燭也杜詩注
妙喜國
佛言有國名一維摩詰於彼

國寂沒而
來此生也
阿蘭若
蘭若梵言一一唐言無淨四分律云空淨處菩薩名論云閑靜處知度論云遠離處小

異大同釋
氏要覽
祇樹園
祇洹林樹名梵云祇陀洹此云戰勝即太子名須達長者施園祇陀太子施樹為佛說法

之處故後人曰
祇園金剛經注
白骨觀
優婆尼沙陀語也白骨微塵歸於空虛謂之一一楞嚴經
大願船

菩薩乘一一住生死海就此世界呼引衆生上一
如是送至西方如有往者無不得生淨土文
白牛車
法

念法華經三十部禮祖不投地六祖曰心迷法華轉心悟轉法
華誦久不明已與人作讐家無念念即正有念念成邪有無俱

不計長御一一法達問經說三車大牛車與一一如何區
別祖曰汝自迷背不如坐却一一更於門外覓三車傳燈錄

鸚鵡車

設有人道得言語尖新語中旨趣都揔不知必
無實行只謂之一一一可也出古禪師語錄

田相衣

佛住王舍城經行見稻田畦畔語阿難云諸佛衣相如是從今
依此作衣相記云田畦貯水生長嘉苗法衣之田潤以四利之
水增其三善之苗以養
尼師壇坐具也梵語云一一一又云尼
師但那此云隨坐衣唐言坐具

也安
伊蒲饌後漢楚王英詣闕以繅贖罪詔報曰王好黃老之
言尚浮屠之教其還贖以助伊蒲塞桑門之饌注

伊蒲塞優蒲
孟蘭盆梵云孟蘭此云救倒懸盆則此方器
也華梵雙舉自目連救母始也要覽戒定

慧法要有三曰一一一戒生定定生慧慧八萬四千法門是三
者迭為用若次第言之則定為慧因戒為定根根植則苗茂
因為果樹樹培則果滿無因求滿猶夢果也無根求茂猶握苗
也雖佛以一切種智攝三界必先用戒菩薩以六波羅蜜化四

方不能舍律律之用不可思量文粹白居易又唐宣宗問弘
辯禪師何名一一師曰防非止惡謂之戒六根涉境心不隨

緣謂之定心境俱空照
律法禪
白居易問惟寬禪師既為禪師

覽無碍謂之慧傳燈
法何以說法師曰無上菩提被

於身為一說於口為一行於心為一應用者三其致
七聖財
人

一也譬如江湖淮漢在處立名名雖不一水則無二
七聖財
生

世間禍福從口生當謹於口甚於猛火猛火能燒一世惡口能

燒無數世猛火燒世間財惡口燒一一口舌皆鑿身之斧也

一一謂一信二精進三戒四慚愧五聞捨六
七支業
謂三身

忍辱七定慧七者能資用成佛故名財報恩經
七支業
四口業

三法門
體中玄向中
三摩提
一切禪定攝心皆云一一一秦言

曲百端得是正心行處心
十二處
色與見二處聽與身二處嗅

則端直如蛇入竹筒內
與香二處嘗與味二處身與

觸二處意與法二處一一一
十八界
眼所見處耳所聞處鼻所

俱虛妄有相因緣非自然
嗅處舌所味處身所觸處

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前集

意所思處謂之六根界色聲香味觸法所在謂之六塵界眼識色處謂之眼識界耳聞聲處謂之耳識界并鼻識界舌識界身識界意識界謂之六識界
十二類 因動有聲因聲有色因色有香因香有觸因觸有味因味

有法六亂妄想成業性故十二區分由此輪轉是故十二變為一旋復乘此輪轉故有卵生濕生胎生化生有色無色有想無想若非有色若非無色若
十六觀門 唐宣宗問弘辨禪師今人非有想若非無想楞嚴經 念佛如何對曰如來出世

為天人師隨根器而說法為上根者聞最上乘頓悟至理中下者未能頓曉是以佛為韋提希權開
樂傳 十六觀禪 圭峯禪源序曰念佛求生淨土 亦須修 金陵語錄 四歡喜法 一儉
燈錄 喜能引少欲樂二積集梵行歡喜能引遠離樂三無悔歡 喜能引三摩地樂四樂斷樂修散喜能引三菩提樂要覽 四無

量心 慈悲喜捨是無量心授與饒益是慈相除去衰損是悲相慶慰得捨是喜相忌壞平等是捨相 六波羅蜜

一布施二持戒三忍辱四精進五禪定六智慧布施以廣義持戒以守信忍辱以為謙精進以思敬禪定以守靜智慧以通理

又謂之六度 三身四智 六祖謂智通曰三身者清淨法身汝之性也圓滿報身汝之智也千百億化身

汝之行也若悟三身即名一大圓 三業四儀 如來以身口意鏡智平等性智妙觀察智所作智 一難調伏也

淨尸羅以息其內行住坐卧一威攝善心也明布薩 五分法以照其外故曰波羅提木叉是汝之師文粹顏魯公文

身 一 一 一 所謂戒定慧解脫解脫知見此五者皆以超出五陰故戒超色陰定超受陰慧超想陰解脫超行陰解脫知見

超識陰王介 三句正見 一 函蓋乾坤句二隨波逐浪句三截斷

卍金陵語錄 衆流句體中卍即函蓋乾坤句向中卍即隨波逐浪句向中卍即截斷衆流句三卍法門是佛祖正見

學人但入得一卍已具正見若不達此三卍別有悟解皆是邪見語 菩提薩埵 梵語 一 一 此云覺梵語 一 一 此云有情言菩薩者本云 一 一 一 欲簡於稱呼故省文言菩薩

此云覺有情也凡有生皆有情菩薩乃有情之中覺者耳佛有覺性而無情菩薩亦未免有情故謂之覺有情心經阿耨

多羅梵云阿此云無梵語一一此云梵語三此云正梵語藐此云等梵語菩提此云覺是一一一一三藐三菩提者乃

無上正等正覺謂無波羅蜜多梵經云一一一一此云到彼岸

上真性也心經注彼岸者西土俗以設喻諸佛地

謂之彼岸衆生輪迴作業之地如在海中毗盧遮那梵經云一

謂之此岸則佛地所以謂之彼岸心經注華言注淨

言是種種光明淨名毗耶維摩經毗耶離城中有長老維摩詰淨

迥照道院集淨名毗耶淨維摩經華是淨名也華言注淨

名體用淨者本體也名者迹用也從本體起迹用從迹用歸本

體體用不二本迹非殊也此維摩詰所以立名也諸方

語正法眼藏

五祖弘忍夜召六祖惠能告曰佛以無上微妙秘

於吾今以法寶及所傳涅槃妙心空劫以來自己本名字方便

袈裟付與汝傳燈錄呼為正法眼藏

呼為正國又呼為正位又呼為沙門果古禪師自論律師法師 有人問惠海禪師云 一

律師者啟毘尼之法藏傳受命之遺風秉威儀行軌範三番羯

麼作四界初因若非宿德白眉焉敢造次法師者據獅子座滿

懸河辨啟鑿玄闢關般若妙門若非龍象蹴躅安敢當斯禪師

者據其樞要直了心源出沒卷舒縱橫應物頓見如來拔生死

深根獲現前三昧三學雖殊得狂慧乾慧佛祖是解悟人無正

意忘言一乘何異諸方廣語 見只是學解謂之一

一亦非一乾慧者悟得正見為無定水浸潤既 慾界無禪法

非悟解只認得生死垢心却成邪古禪師語錄 師問鷲湖 一 一 一 禪居色界此上憑何而立師 真妄如火 世

云法師只知 一 一 一 不知禪界無慾傳燈錄 諸相無所從來亦無所從去如鑽木火出可以遍世界燒盡有

形還歸於無若知妄為妄即妄是真認妄為真雖真亦妄別公

無位真人 臨濟義玄禪師上堂云汝等諸人肉團上有一 一 一

一 一 汝若不識但問老僧有僧問師便打云 一 一 一

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前集 十一

是什麼乾屎橛後雪峰聞乃金粟如來發迹經云淨名大士是往古

曰臨濟大師白拈賊傳燈錄

祖廷事苑維摩詰是一一一梵言鉢塞數珠梵語一一莫梁

維摩詰華言淨名也李善又選注

接下根牽果脩軍持淨瓶梵語云軍持此云瓶常貯水隨身用

業之具也佛言淨用若銅鐵者法中龍象達磨傳曰波羅提一一按智度

是觸用寄歸傳論曰龍象言其大大水行中龍力大

陸行中象力大故負荷大海水魚鼈維摩經云佛以四大一一

法者比之象龍傳燈錄海一毛孔不繞一性彼

大海本相如故又云取三千大千世界如陶家輪着掌中擲過

恒河沙國界之外其中人不覺不知不使人有往來相後漢楚

王狸奴白拈池州甘贄行者將錢三貫入僧堂云請上堂施財

相狸奴白拈上座云財施無盡法施無窮甘云恁麼道爭得某

錢却將去與南泉和尚設粥云請和尚念誦南泉云甘贄行者

設粥請大眾為一一一念摩訶般若波羅蜜甘乃禮拜又僧

問南泉————却知有師三世諸佛不
知有師曰未入鹿苑時猶較些子傳燈錄
象迹蜂歌下歷——
散喜之地

上接——莊嚴之
境段成式塑像記
在家出家有問佛——白衣能修福德善根
勝出家否佛言我於此則不定若

出家不修善根不如在家若出
家能善根根則勝在家要覽
飛錫掛錫釋子云遊行僧為——安住僧為——釋

氏要覽
浮屠佛陀梵語佛陀或云浮屠或云部多或云毋馱或云
沒陀皆是五天竺語楚夏並譯為覺今畧稱佛

也
波羅木華言則別解脫即戒所謂感
果也諸善之本以戒為根也
不住色布施所謂——

——不住聲香味觸法布施如是布施
不住於相其福德不可思量金剛經
不住法布施若菩薩心住
於法而行布

施如人入暗則無所見若菩薩心——於——
而行布施如人有目光明照見種種色同上

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前集卷四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前集卷四十八

宋 謝維新 撰

釋教門

禪法

事類見性

禪者定慧之通稱明心達理之趨也達麼觀此上機緣繁紊乃曰不立文字者恐其執文滯相也直指人

心乃——成佛者明因心無有可捨是達本原無空可住是知其頓了無生也要覽空本在百法而無得周萬物而不殆

則知法本不生——起見見無可取法則常如有證於清淨此得無漏不盡漏度有為非無為者其曹溪乎文粹自

馬東來而人知象教佛衣始傳而人知心法味真實即一以觀空存想好者怖感神而遣善厚於求者植因以覲福罹於苦者證業以消寃陰助教化摠持人天所謂正成之外別有陶冶刑政不及曲為調柔其方可言其旨不可得而言也劉禹錫記

神妙

以五蘊九識十八界皆空猶鏡之明也雖萬物畢呈而光性無累心之虛也雖三際不住而覺觀湛然得此者即凡

成聖不然則一塵暫起六入膠固循環回伏於生死之中風濤火輪速妄不息心本清淨而無境也非遣境以會心非去垢以

取淨一一獨立而與物俱能悟斯者不為習氣生死幻蘊之所累也文粹權德輿文**解脫**以寂照妙用攝

觀四維上下不見法不見身不見心乃至心離名字身等空界法同夢幻無得無證然後謂之一一文粹獨孤及文**真如**

馬師云一一有變易豈不聞善知識者能回三毒為三聚淨戒回六賊為六神通回煩惱作菩提回無明作大智若一一無變

易是外道**宗教**宗鏡錄融會一一之言曰不離筌蹄而求解脫也傳燈錄**宗教**不執文字而迷本空依教則華嚴即示一心廣

大之文依宗則達麼直顯衆生心性之旨則知與禪體一而名
二圭峯曰經是佛語禪是佛意諸佛心口必不相違陳了翁記

心法

古禪師云三界惟心萬法惟識又云世間所有法一切惟
心造一切因果世界微塵因心成體又云法不孤起伏竟

方生又云心從境起境逐心生又云心生則種種法生心
滅則種種法滅又云心如攻畫佛能畫諸世界本語錄 **聲塵**

佛語阿難聲銷無響汝說無聞若實無聞聞性已滅同於枯大
鐘聲更擊汝云何知知有知無自是——或無或有豈彼聞性

為汝有無聞實云無 **法喜** 慧海曰迷徇六根者號為六師心外
誰知無者楞嚴經 求佛名為外道有物可施不名福田

生心不受供養墮三惡道汝若能諉於佛者是不着佛求毀於
法者是不着法求不入衆數者是不着僧求終不得滅度者智

用現前着有如是解者便得 **三句法門** 益州無住禪師嘗務宴
——禪悅之食諸方廣語 寂杜鴻漸問無憶無念

莫妄————是一是三日無憶名戒無念名定無妄名慧一
心不生具戒定慧非一非三也自心澄停識浪水清影見悟無

全體寂滅
傳燈錄

一味禪學

有僧辭歸宗云往諸方學五味禪歸宗云我這裏有——為甚不——僧云如何是

一味禪宗
便打廣語

常定大定

智隍禪師庵居二十年元策禪師知其所得未真往問曰汝在此作麼隍曰入定策

曰汝入定有心邪無心邪若有心一切蠢動皆應得走若無心一切草木亦皆得定隍曰我入定時不見有無之心策曰既不

見有無之心即是——何有出入若有出入則非——傳燈錄

大乘小乘

禪有淺深階級殊等謂帶異計欣上厭下

而脩者是外道禪正信因果亦以欣厭而脩者是凡夫禪悟我空偏真之理而脩者是小乘禪悟我法二空所顯真理而脩者

是大乘禪若頓悟自心本來清淨元無煩惱無漏智性本自具足此心即佛依此而脩者是最上乘禪亦名如來清淨禪宗密

禪傳
燈錄

無住無生

智隍問六祖以何為禪定玄策曰我師云妙湛真寂體用如如五陰本空六塵非有不出不入

不定不亂禪性——離住禪寂禪性——離生禪想心如空虛亦無空虛之量出傳燈錄

不生不滅

杜鴻漸問無住

禪師云何——云何——如何得解脫師曰見境心不起名——不生即——既無生滅即不被前塵所縛當處解脫也同上

大乘見解

唐中宗遣內侍薛簡迎六祖能師簡問曰人不可以智慧照破煩惱憑何出離祖曰若以智慧照破煩惱便

為二乘小兒羊鹿等機上智大根悉不如是簡曰如何是————曰明與無明其性無二無二之性即是實性處凡愚而不減在聖賢而不增住喧煩而不亂居禪定而不寂不斷不常不來不去性相如如常住不遷名之曰道傳燈錄如來如

見大通和尚謂智常曰汝之本性猶如虛空返觀自性了無一物可知是名真知無有青黃長短但見本源清淨覺體自明

即名見性成佛亦名極樂世界亦名——同上**究竟淨名** 講維摩經問曰菩薩各入不二法門維摩默然究竟

竟否師曰諸菩薩各說入不二法門以言顯於無言文殊以無言顯於無言維摩不以言不以無言默然但會淨名兩字便得淨者本體也名者迹用也從本體起迹用從迹用歸本體體用不二本迹非殊若識淨名兩字假號更說什麼究竟與不究竟

錄

悟解邪見

有一種人得少省悟只認得昭昭靈靈以為極則既無正見人我轉高不復決擇邪正一向事

筆硯廣學多知答對則機鋒迅捷語句尖新說禪則義理聯環文詞綺美行捧下喝祖佛不存橫談豎抹誰敢當鋒說教則五性三乘教果行果論理則人天趣凡聖超然論空則法本不有空亦非存說漸則作四諦緣生之觀成四果緣覺之乘或發心於十信之前或成佛於三祇劫後論頓則悟而成佛不勞修證說圓則衆生本來是佛神通智用皆齊芥納須彌毛吞巨海若論大用則無邊剎境攝在一毫之端十世古今不出剎那之際展無為之化開方便之門謂之海印三昧亦名普現色身此人所說如此若無道眼爭知不實

無漏智果

天竺婆修盤頭陀一食坐禪不卧六

時禮佛清淨無欲二十祖闍夜多欲度之間其徒曰此頭陀能脩梵行可得成佛耶曰我師精進何不可夜多曰汝師與道遠矣設若苦行歷於塵劫皆虛妄之本也其徒作色曰尊者蘊何德行而讚我師夜多曰我不求道亦不顛倒我不禮佛亦不輕

慢我不長坐亦不懈怠我不一食亦不雜食心無所希
名之曰道婆修便於言下知歸發———傳燈錄 不斷續

目僧那禪師謂門人曰祖師心印非專苦行若唯務苦行不明
相本心則如黑月夜履嶮如欲明本心當審諦推測遇聲遇色

未起覺觀時心何所之是無邪是有邪既不墮有無處所則無
心珠獨明常照世間而無一塵間隔———見———之———傳燈錄

情說法 洞山良价禪師初問滿山曰頃聞忠國師有———
良价未究其旨滿山曰這裏亦有只是難得其人此去

有雲岩道人若能撥草瞻風必為子之所重洞山到雲岩
問———什麼人得聞曰無情說法無情得聞傳燈錄 住心

觀靜 志誠禪師有神秀處住曹溪六祖曰汝師若何示眾對曰
常———長坐不卧六祖曰是病非禪於理何益聽吾

偈曰生來坐不卧死去卧不坐 即心是佛 馬祖既住上藍每示
元是臭骨頭何為立功過同上 眾云———僧問

為甚麼即心是佛祖云止小兒啼僧 非心非佛 有僧問大梅和
云啼止後如何祖云非心非佛同上 尚見馬祖得个

甚麼便住此山大梅曰馬祖向我道即心是佛僧曰馬祖近日佛法大別大梅曰作麼生別僧云近日又道——大梅曰

這老漢惑亂人未有了日任汝——我只管即心是佛其僧回舉似馬祖馬祖謂大衆曰梅子熟也傳燈錄 **即心**

即佛 伏牛山自在禪師至長安謁忠國師國師問自何來曰自江西來國師曰馬大師以何示衆對曰——國師曰

是什麼語話此外有甚麼言語對曰非心非佛或云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國師曰此猶較些子傳燈錄 **心不是佛**

馬祖初示衆曰即心即佛祖既寂滅東寺如會禪師惠門人以即心即佛之語誦憶不已且謂佛於何住而云即心心如畫師

而云即佛遂示衆曰——智不是道劍 **自心佛法** 北宗神秀禪師

去遠矣爾方刻舟時號東寺為禪窟傳燈錄 **自心佛法** 慧海禪師觀察——

有偈曰一切佛法自心本有 **自心三寶** 體——僧問云是何一體三寶師曰心是佛佛是法佛法無二 **身與空等** 嵩山元圭禪師習毗尼無

和合為僧即是一體三寶諸方廣語

解一日岳神謁師曰我能生死人師曰吾本不生汝焉能死吾
視一一一視吾與汝等汝能壞空與汝乎神邊稽首受戒傳

錄身如雲影北齊惠思禪師攝心坐夏尋有瘴起四肢纒弱不
能行步自念曰病從業生業由心起心源無起外

境何來病業與一都一一如是觀已真實道場惠忠禪師有
顛倒想滅病安如故即便起行傳燈錄安心偈曰人

法雙淨善惡相忘直外輪禪師偈云外輪有伎倆能
心一一菩提一一斷百思想對境心不起一一

一長六祖曰此偈未明心地因作偈曰慧能注唱誰家曲首山
伎倆不斷百思想對境心數起菩提作麼長省念

禪師有僧問師一一一宗風嗣阿誰師曰少室岩前往選佛

親掌視僧曰更請洪音和一聲師曰如今要得大家知

場丹霞天然禪師初習儒將應舉道過一禪客問仁者何往曰
選官去禪客曰選官何如選佛曰選佛當往何所曰江西馬
太師出世此選佛場也師往見翠竹黃花迷人不知此身無象
馬祖乃今參南嶽石頭傳燈錄應物現形遂喚青青

翠竹揔是法身鬱鬱黃花無非般若若黃花若是般若般若即同無情翠竹若是法身法身即同草木如此之言寧堪齒錄傳燈

錄 寒灰死火

古禪師曰無心即是道若得無心輪回未斷但學

在心一向如一一一枯木石頭又似一個無孔鐵椎始得莫學佛法但自休心利根者盡時解脫鈍根者三五年幾十年得

一悟古師語錄

禪版蒲團

龍牙禪師問翠微如何是祖師意翠微曰與我過一一來師遂過禪版翠微接得便打又

問臨濟如何是祖師意臨濟曰與我過一一來師遂過蒲團接得蒲團便打傳燈錄

合盤碗子

石室善道和尚

見杏山僧衆相隨善道潛往碓米杏山曰貧道難消日無心碗子盛將來無縫合盤合將去說什麼難消同上

喫百頓

棒

洛浦在夾山做典座三年一一洛浦

雕兩行字

百丈恒和尚有

時上堂衆纒集云喫茶去使下座有時上堂衆纒集云珍重使下坐有時上堂衆纒集云歇使下座衆人罔測百文作一頌頌

此下轉語云百丈有三訣喫茶珍重歇直下便承當敢保君未
徹古禪師云據他三度上堂恰似个好人後作此頌恰如面上
一一一老僧與汝注出百丈有三訣賊身已露喫茶珍重歇
賍物出來直下便承當敢保君未徹抱賍斷事也住薦福寺古

禪師

好箇佛殿

古靈行脚回受業師遣執役一日溧浴命靈去
語錄垢靈乃撫背曰一一一而佛不靈其師回視

之靈曰佛雖不靈且能放光師曰汝行脚遇何人發言異常靈
曰蒙百丈和尚指个歇處今欲報慈德爾乃舉唱門風曰靈光
獨耀迴脫塵根體露真常不拘文字心惟無染本自有箇斧子
圓成但離妄緣即如如佛其師於言下頓悟傳燈錄

有箇斧子

石頭和尚希迁初參青原行思大師師令持書與南岳讓和尚
曰汝違書速回吾一一一與汝住山希遷至彼未呈書便回
見青原云信亦不通書亦不違發時蒙和尚許

來見大聖

文殊問無

斧子今便請師垂一足遣禮拜住石頭同上
着離甚處无着云南方珠云南方佛法如何多少无着云或三
百或五百無着問此間住持如何文殊云凡聖同居龍蛇混雜

无着云多少文殊曰前三三後三三傳燈錄无着童子云適來大聖道前三三後三三是多少少師代曰九九八十一佛印語錄

去禮文殊

杜順問一僧汝云什麼處僧云去五臺山又問去五臺山作什麼僧云一一一順曰文殊不在五臺山

僧因測再問在什麼處順以頌答曰游子漫波波
尋山禮土坡文殊只這是何用覓彌陀傳燈錄
日影透窓 有

宿見一一一因問百丈惟政師曰為復窓就日耶
日就窓耶師曰長老房內有客歸去好古禪師語錄
寺風揚幡

六祖初寓法性一一一有二僧對論一云幡動
一云風動六祖曰風幡非動動自心耳傳燈錄
蜂子投窓 古

禪師行脚一參受業師問曰汝離吾在外得何事業曰並無事
業其師一日窓下看經有一一一求出靈曰世間如此湖不

肯出鑽他故紙
云云出傳燈錄
泥牛入海 洞山問龍山和尚見什麼道理便住
此山師云我見兩箇一一一闕一一一直

至如今無消
息傳燈錄
滿山牛牯 大安和尚曰安在一一三十年着一頭
水牯牛若落路入草便牽出若犯人苗

椽即鞭韃調服既久受人言語如今變作箇露地白屋窻獼猴
牛常在面前終日露回回地起亦不去也傳燈錄

仰山問洪恩禪師如何得見性師曰譬如一有六一內蚊眼
有一一一東邊呼山山應如是六窻俱呼俱應傳燈錄

窠 洪恩又曰譬如熙螟蟲在蚊
子眼睫上作窠出傳燈錄 **龜毛兔角** 僧問義中禪師曰如
何是西來意師曰一

拂子一一柱杖大德將藏在**作野狐精** 六祖云汝但善惡都
什麼處僧曰一一一一蓋有是

州云汝若不語十年後佛也不奈你何若記一**是獅子兒** 馬祖
个元字脚在心永切作一一一古禪師語錄

講僧莫一一一否僧云不敢作噓噓聲僧云此是佛法師云
是什麼法僧云獅子出窟法師乃默然僧云此亦是法師云是

什麼法僧云獅子出窟法師云不出不入是**騎驢不下** 參禪有
什麼法僧無對師云遮鈍根何師傳燈錄

是騎驢覓驢二是一一一肯一識得驢了却不肯下
此一病更是難醫若解下方喚作无事道人廣語 **牧牛無縱**

牧牛序云昔吾佛垂滅命弟子曰善守汝心譬若一一令一
逸犯人苗稼于嘗畫為五牛其一體純白喻真性不染其二首
漸黑喻速真起妄其三體純黑喻業垢嬰纏其四首漸白喻背
妄歸真其五又純白喻復本還源其理直而簡異乎舊人十二
年牛之說又佛印了充作牧牛圖序云教中以正位乎白牛為
極宗門則不然未復黑牛而無繫絆超然獨往乃大乘菩薩反
本還源乃作四牛一調伏二回頭三變白四還源又歸宗
牧牛圖序最後云嶺上人牛俱不見空留弱笠與蓑衣 無住

聞鴉

益州一一禪師嘗務晏寂于時庭樹鴉鳴杜鴻漸問師聞
否曰一一去又問師聞否曰聞公曰鴉去无聲何公言聞

曰聞無有聞非聞聞性本來不生何曾有滅有聲之時是聲塵
自生無聲塵自滅而此聞性不隨聲生不隨聲滅悟此聞性即
免聲塵之所 藥山弄獅 一一問雲岩聞汝解一一乎是
否曰是 縛傳燈錄 藥山弄獅 一一問雲岩聞汝解一一乎是
否曰是 藥山弄獅 一一問雲岩聞汝解一一乎是 否曰是

美得一出岩後到滿山滿山問長老在一一一一乎是 否雲
岩曰是長美塵還有置時雲岩曰要美即美要置即置同上 雪

峯趂毬

一和尙一三个木一有時見僧來趂出一個有時趂出兩個見玄沙來三个一時趂出玄沙撒開兩手作仰

倒勢雪峯曰汝在彼用一個用三个曰三即一一即三當時以此雪峯便休古禪師曰此是雪峯不立名題觀体受用古禪師

語石鞏架箭一和尙常張弓一一以待學者義忠禪師詣之錄石鞏曰看箭師乃披襟當之石鞏曰三十年張弓

架箭只射得半个漢傳燈錄居士吸江襄陽龐一一參馬祖云不可與萬法

江水即向汝道有女靈禪師磨鏡祖姓馬名道一得法於南岳照不嫁亦悟傳燈錄禪師磨鏡讓禪師讓禪師得法於六祖

讓一日在馬祖庵前磨磚祖問要作甚麼讓云欲得成鏡祖云磨磚豈得成鏡讓曰磨磚既不成鏡坐禪豈得作佛耶如牛駕

車不行打車是打牛即是若學坐禪禪非坐悟若學作佛佛无定相於无住法不應取捨馬祖聞之如飲醍醐因此大悟同上

石頭點眼

長鬚禪師往曹溪禮祖塔回參石頭云嶺南一尊功德成就也未師曰成就久矣只欠點眼一一曰莫要

一磨師曰便請石頭乃翹一足師禮拜石頭曰汝見什麼便禮拜師曰某甲所見如洪爐上一點雪傳燈錄迦葉微

笑釋迦佛手拈起一花一見之一世尊天龍一指有僧過遂付以正法眼藏梵音迦葉此云飲光

一示之僧大悟後示寂曰吾得一頭禪一生用不盡傳燈錄藥山一笑頭得法住藥山

嘗一夜登山徑行忽雲開見月大笑一聲應澧水源一踏和尚陽九十里居民聞之盡謂在東家也出傳燈錄

問馬祖大師如何是祖師西來意馬大師攔臂一倒水源從地起來忽然大省云萬象森羅百千妙義只向一毫端上便識

根源體性同上德山一柱濟聞之遣使者來參教令若打汝但接取拄杖當心一侍者如言接得拄杖與一柱

德山便歸方丈臨濟曰從來疑遠漢同上馬祖一喝百丈恒禪

祖指拂子百丈云即此用離此用祖曰若有不問汝汝作麼道百丈取拂子豎起祖曰只這个別有百丈掛拂子退身立祖便

喝百丈忽然大省後常云我被他罵
大師一喝直得三日耳聾傳燈錄
曹溪一句 法達念法華經已
及三千部禮祖不

投地六祖曰心迷法華轉心悟轉法華誦久不明已與義作仇
家無念念即正無念念成邪有無俱不計長御白牛車如所有

珍財盡屬於汝由汝受用更不作父想亦不作子想亦無用想
是名持法華經法達喜作偈贊曰經誦三千部一一一一亡未

明出世昔尊歇
徐州麥飯 古禪師曰近來行脚人皆說一一一
累生狂傳燈錄
一鎮州大蘿蔔頭以為千足萬足珠

不知止是止啼之義此衲僧分上謂之雜
毒藥若得真趣快須吐却古禪師語錄
趙州布衫 趙州東院
亦曰觀音

院從諗禪師住云言滿天下時謂一一門風皆悚然信向有僧
問萬法歸一歸何所師曰老僧在青州作得一領一一重七斤

半古禪
老婆心切 臨濟義玄禪師初在黃蘗隨眾參侍時第一
臨語錄
坐勉令問話師乃問如祖師西來的的意黃

藥便打如是三問三遣打遂告辭第一坐云早承激勸問話惟
蒙和尚賜棒所恨愚魯且往諸方行脚去上座遂告黃藥云義

主雖是後生却甚奇特來辭時願和尚更垂提誘來日師辭黃藥黃藥指住大愚大愚曰什麼處來曰黃藥來愚曰黃藥有何言教曰義主問西來的的意和尚便打三問三被打但不知過在什麼處愚曰黃藥恁麼老婆為汝得微困猶不見過在師於是大悟云佛法也無多子愚乃揚師衣領云適來向我道不會而今又道無多子是多少來師向愚脅下打一拳愚托開曰汝師黃藥非干我事師却返黃藥黃藥問曰汝回大遠生師云只為一一一黃藥云這大愚老漢待兒見與打一頓師曰說什麼待見即今便打遂披黃藥

趙州眼明 凌行婆問浮杯和尚云一掌黃藥吟吟大笑傳燈錄

趙州眼明 盡力道不得底句還分付阿誰和尚云浮杯無刺語婆云某甲不恁麼道師問婆婆斂手哭云蒼天中間更有冤苦師無語婆云語不知偏正理不識倒斜為人即禍生也後有僧舉似與南泉南泉云善哉浮杯被老婆摧折婆後閻南泉恁麼語笑云王老師猶少機關在有禪客問婆恁生南泉猶少機關婆乃哭云可悲可痛僧問測婆云伎死禪和如麻如粟後禪客舉似與趙州趙州云我若見這臭

老婆問教口啞却僧云未審和尚怎生問他趙州以捧打云似這伎死漢不打待幾時連打數下婆聞云趙州自合喫婆手裏棒後僧又舉似與趙州趙州哭云可悲可痛婆聞趙州此語合掌歎云一一一放光一一一明照天下後趙州教僧問婆怎生是趙州眼婆乃豎起拳頭趙州聞乃作一頌送婆云當機直面提直面當機疾報你凌行婆哭聲何得失婆以頌答云哭聲師已曉已曉復誰知當時甚麼**布毛侍者**道林禪師有侍者辭去師曰喝幾喪目前機侍燈錄何往曰往諸方學佛去師曰若是佛法此中亦有少許於身上拈起布

紙衣道者

到曹山曹

吹之其人遂悟時謂一一一侍燈錄山便問作麼生是紙衣下事對云一毬掛體萬法皆如曹山云作麼生是紙衣下用紙衣進前唱一聲喏便立脫去良久紙衣却回來問曹山云如何靈覺不托胎時如何曹山云不得妙紙衣云如何是妙曹山云不借借紙衣禮謝畢便歸僧堂坐脫去

出傳燈錄

在家菩薩

烏窠禪師謂會通禪師曰汝若了淨智妙圓體自虛寂即真出家何假外相若為一一一則

當戒施俱修如謝靈運之流可也坡詩注廣頽屠兒屠刀立便成佛果徑山書

佛

事類浮屠

佛也佛者漢言覺也將以覺悟羣生也袁宏漢書

妙相

青蓮

釋氏六帖

白毫

紫

之象一帖

金獸

青蓮承跌一捧持藻井

花鬘葱籠四垂劉禹錫記

佛身

十位論云

七處平滿謂以

兩手兩肩兩足及額又佛地經曰佛表裏

八處平滿三峯滿齊如等色好初學記

佛心

唐宣宗問弘辨

對曰佛者西方之語華言覺謂人有智慧覺照為心心者佛之別名有萬千異號其體惟一心外無佛佛外無心向上一

經

如來滅後後五百歲而摩騰竺法蘭以

言後五百歲而達磨以法來而華人始傳其心文粹劉禹錫

碑

曹溪

佛化

業化

妄術

化也以地獄化愚劫化也故中下之人聞

碑

佛化

業化

妄術

化也以地獄化愚劫化也故中下之人聞

碑

佛化

業化

妄術

化也以地獄化愚劫化也故中下之人聞

曹溪

佛化

業化

妄術

化也以地獄化愚劫化也故中下之人聞

碑

佛化

業化

妄術

化也以地獄化愚劫化也故中下之人聞

碑

佛化

業化

妄術

曹溪

佛化

業化

妄術

化也以地獄化愚劫化也故中下之人聞

碑

佛化

業化

妄術

化也以地獄化愚劫化也故中下之人聞

碑

佛化

業化

妄術

其說利而畏之所謂救溺以手救火以水其於生人亦幸矣文粹

佛無諸相

唐則天建佛寺監察御史張廷珪上疏

曰佛者以覺知為義因心而成不可以諸相見故經云若以色見我以聲音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以明如來之果不可外求也蓋有位於相而行布施非最上第二之法何以言之經云若人滿三千大千世界七寶以用布施其法甚多若人於此經中讀誦四句偈等為人演說其福勝彼如佛所說陛下窮四海之財以為塔像所獲福不愈於匹夫末學切為陛下小之經云菩薩作福不應貪着蓋有為之法不足高也唯陛下思菩薩之行為利益一切眾生應如是布施則所謂不住色布施與不住聲香味觸法布施故其福德經行般若波羅上下虛空不可思量何為動於外相則天從之職官分紀

佛有七

能 嵩神謂元珪曰我神通亞佛師曰汝神通十句五能五不能佛則十句七能三不能神悚然曰可得聞乎師曰汝能換上

帝東天行而西七耀乎曰不能曰汝能奪地祇融五岳而結四海乎曰不能曰是謂五不能佛能空一切相成萬法智而不能

即滅空業佛能度無量有情而不能盡衆生界佛能知羣有性而窮億劫事而不能化導無緣是為三不能也空業亦不宰久無緣亦謂無期衆生界

三十二相

佛九十日在忉利天為世說法時優填王思佛請目連大

神通攝匠人俾雕佛像只雕得一一一一為什麼梵音相雕不得南泉王老師云傳燈錄八十種好佛者有

身紫金色三十二相一一一一六通

西方聖人

太宰詰問孔子曰夫子聖人歟

對曰丘博識強記非聖人也又問三王聖人歟對曰三王善用智勇聖非丘所知又問五帝聖人歟對曰五帝善用仁信聖非

丘所知又問三皇聖人歟對曰三皇善用時聖非丘所知太宰大駭曰然則孰為聖人乎夫子動容有問曰丘聞西方有大聖

人者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化蕩蕩乎人無能名焉列子

淨梵太子

佛小名天中天初為一一王

王曰我子於天神中更為尊勝宜名天中天要覽釋迦生世

周昭

王二十四年——佛——利利王家放。大智光明照十方——界湧金蓮花自然捧擲。足分手指。天地作獅子吼聲。年十九欲出家。號天人師。住世四十九年。將金縷僧迦黎衣。傳衣與一祖摩訶迦葉。自一祖迦葉傳至三十二祖弘忍。景德傳燈錄。晉宋周隋等十餘家書。並云佛生周莊王七年。魯莊公七年。癸巳歲。四月八日。常星不見。至匡王五年。七十九歲。死於拘尸那城。雙林木下。莫於回鹿。山阿舍經。阿育造塔。錢鏐曰。釋迦真身舍利塔。見於明州鄞縣。阿育王所造八萬四千印。此震旦得

十九之印也。太宗命取舍利。禁中度閻寶寺地。造浮屠十一級。以藏舍利。上謂近臣曰。我曩世嘗親佛坐。但未通宿命。不能了見之。佛初出家。佛初為太子年十四。出遊東城門。天帝化為矣。誅苑。佛初出家。佛兒乃回車。又出南門。天帝化為老人。復慙生。壯不久。又出西門。天帝化為死人。復念人有三苦。又出北門。天帝化為沙門。太子曰。善哉。唯是為快。乃念道清淨。不欲在家。居佛入中國。漢驃騎將軍霍去病出隴西。過焉耆山。得休屠王祭天金人。顏師古曰。今佛像。是其遺法也。初帝聞

西城有神其名曰佛因遺蔡愔等之天竺求其道得其書及沙門以來其書以虛无為宗貴慈悲不殺以為人死不滅復受形生時所行善惡皆有報應故所貴修鍊精神以至為佛善為弘濶勝大之言以勸誘愚俗精於其道號曰沙門於是中國始傳其術圖其形像而王公貴人獨楚王英最先好之通鑑

漢迎佛像

後漢孝明帝永平二年偶夢金人魏魏丈六飛至殿

庭光明炳耀問群臣通事舍人傅毅對曰臣聞西域有得道者其名曰佛陛下所見得無是乎帝遣博士王遵等十八人同往西域求迎佛法至月支國遇迦葉摩騰竺法蘭一梵僧帶白氎書釋迦像四十二章經白馬馱之邀至洛陽此中土有三寶之始也大魏作佛像魏作永寧寺有金像高丈八尺者一如中人藏一覽魏作佛像者十五像二為九層浮屠掘地築基下及黃泉浮屠高九十丈上刹復高十丈每夜靜鈴鐸聲十里梁紀

募造佛像

唐武后欲造大像使天下僧凡日出一錢

以助其功通監 諫迎佛骨

唐韓愈遣刑部侍郎憲宗遣使者往鳳翔迎佛骨上迎入禁中三日乃送佛祠王公大人

奔走諷唵至為夷法灼體膚委珍貝
騰踏於路愈聞惡之乃上表諫唐史
梁武溺佛一帝晚一信
道凡三捨身

日止一食膳無鮮腴唯豆羹糲飯而已身衣布衣俟
景之亂以所求不供憂憤寢疾崩于淨居殿本紀
後主信佛

李一酷一浮屠朝退與后頂僧伽帽衣袈裟誦一書拜跪頓
顛至為瘡贅親為桑門削作廁簡子試之腮頰少有溢滯者再
為治之其手不捉學佛握印而行僧犯姦有司具贖還俗後主

令禮佛三百拜免刑王師尅池州令僧俗兵十念救苦觀世音

菩薩江
南野錄
晚事浮屠
白居易暮節感浮屠尤甚至經月不食葷及
致仕與香山僧如滿結香火社每肩輿往來

白衣鳩杖自稱
香山居士本傳
演繹佛教
宣宗嘗曰裴林真儒者然嗜浮屠法
居常不御酒肉講求其說演繹數萬

言當世嘲薄之而
所好不衰唐本傳
斧碎佛牙
五代時有僧遊西域得佛牙以獻
明宗以示大臣趙鳳言世傳佛水

火不能傷請驗其真偽因以斧斫之應手而碎方
是時宮中施物已及數千因鳳碎之乃止趙鳳傳
詔毀佛像
後魏

太后七年一諸州縣沙門一一至文帝興安元年始復佛法
後周武帝建德三年毀經像沙門道士並令還俗至靜帝大像
二年始復佛道二教唐武宗會昌三年大毀佛寺令僧尼為民
至宣宗太中元年始復佛寺學林五代周世宗即位之明年中
國之錢乃悉一一二寺銅一一以鑄錢嘗曰吾聞佛說身為
妄以利人為急使其真身尚在猶欲割截況此銅像豈其所惜
哉由是羣臣皆論佛骨表佛者夷狄之一法耳上古天下太平
不敢言五代史百姓安樂壽考此時中國未有佛也

漢明帝時始有佛法明帝在位纔十八年且其後亂亡相繼運
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以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惟梁武帝在
位四十九年前後三度捨身施佛宗廟之祭不用牲宰盡日一
食止於菜果其後竟為侯景所逼餓死臺城國亦尋滅事佛求
福反更得禍由此觀之佛不足信事亦可知矣夫佛本夷狄之
人與中國言語不通衣服珠製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履先
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情假如其身至今尚在奉其
國命來朝京師陛下容而接之不過宣政一見禮賓一設賜衣

一襲衾而出境不令惑衆也況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凶穢之餘豈宜令入宮禁孔子曰敬鬼神而遠之古之諸侯行弔於其國高令巫祝先以桃樹祓除不祥然後進弔今無故取朽穢之物親臨觀之巫祝不先桃樹不用羣臣不言其非御史不舉其失臣實恥之乞以此骨付有司投諸水火永絕根本斷天下之疑絕後代之惑使天下之人知大聖人之所作為出於尋常萬萬也豈不盛哉豈不快哉佛如有靈能作禍福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監臨臣不怨悔昌黎文

記大悲閣

大悲

者觀世音之變也觀世音由聞而覺始於聞而能無所聞始於無所聞而能無所不聞雖無身可也無所不能雖千萬億身可也而況於手與目乎雖然非無身无以舉千萬億身之衆非千萬億身無以示無身之至故散而為千萬億身聚而為八萬四千母陀羅臂八萬四千清淨寶目其道一爾昔吾嘗勸於此吾頭髮不可勝數而身毛孔亦不可勝數牽一髮而頭為之動拔一毛而身為之變然則髮皆吾頭而毛皆吾身也彼皆吾頭而不能為吾頭之用彼皆吾身而不能具身之智則

物有以亂之矣。吾將使世人左手運斤而右手執削，目數飛鴻而耳節鳴鼓，首肯旁人而足識梯級。雖有智者有所不暇矣。而況千手異執而千目各視乎？及吾宴坐寂然，心念凝默，湛然如大明鏡。人鬼鳥獸雜陳于吾前，色聲香味交構于吾體。心雖不起而物無不接，必有道邪。千手之出千目之運，雖未可得見而理則具矣。彼佛菩薩亦然，雖一身不成二佛而一佛能遍河沙諸國，非有他也。觸而不亂至而能應，理有必至而何獨疑於大悲乎？頌之曰：吾觀世間人，兩目兩手臂，物至不能應，狂惑失其措。其有欲應者，顛倒作思慮，思慮作真實，無異無手目。菩薩千手目與一手目同，物至心亦至，曾不作思慮，隨其所當應。無不得其當，引弓挾白羽，劍盾諸器械，經卷及香花，盂水青楊枝，珊瑚大寶炬，白拂朱藤杖，所遇無不執，所執無有疑。緣何得無疑，以我無心故。若猶有心者，千手當千心，一人而千心，內自相攬，揀何暇能應物。千手無一心，手之得其處，稽首大悲尊，願度一切衆，皆證無心法。皆

具千手目東坡文

詩集畫像

西方真人誰所見衣被七寶從雙後當時修道頗辛
苦柏生兩肘烏巢肩初如濛濛隱山玉漸如濯濯出

水蓮道成一旦就空滅奔會四海悲人天翔禽哀響動林谷獸
鬼蹠踞淚迸泉龐眉深目彼誰子逸林彈指性自圓隱如寒月
隨清晝空有孤光留故躔春遊古寺拂塵壁遺象久比靈香煙
畫師不復罵名姓皆云道子口所傳縱橫固已蔑孫鄧有如巨
鱈吞小鮮來詩所誇孰與**感興**西方論緣業早卑喻羣愚流傳
此安得携掛其傍觀東坡**感興**世代久梯接凌空虛顧盼指心
性名言超有無捷徑一以開靡然世爭起號空不
踐實曠彼榛棘途誰哉繼三聖為我焚其書晦菴**釋迦舍利銘**
如來法身無有邊化為丈六示人天偉哉有形斯有年紫金光
聚飛為煙惟有堅固百億千輪王阿育願力堅仗使空界鬼神
仙分置衆刹莫山川棺槨十襲閻精園神光晝夜發層巔誰其
取此智且權佛身普現衆目前昏者坐受遠近遠冥行黑月墮
坎泉分身來化會有緣流轉至此誰使然并包齊魯窮海孺
獲悍柔淑冥愚賢願持此福逮我先生生世世離垢纏東坡**天**

堂地獄偈

釋迦生中國設教如周孔周孔生西方設教如釋迦
一無則已有則君子登一一無則已有則小人入

李丹

祖師

事類初祖達磨

達磨南天竺國人得般若多羅傳正法眼藏曰
當往震旦設大法樂師遂泛重溟凡三周寒暑

達于南海實梁普通八年也梁武帝詔至今陵問曰朕造寺寫
經不可勝紀有何功德師曰並無功德此但小果有漏之因如
影隨形雖有非實師知不契潛回江北止于嵩山少林寺面壁
九年人莫之測時魏氏律師流支三藏每與師議論是非蜂起
競有害心數加毒藥至第六度以緣化既
畢傳法得人遂不復究端坐而逝傳燈錄
傳汝心印 達磨至少
林寺面壁
九年不立文字以袈裟授慧可曰昔如來以正法眼藏付迦葉
展轉至我今付汝汝內傳心印以契澄心外傳袈裟以定宗旨

汝受此衣用以表明其法無碍至吾滅後二百年衣止不傳聽
吾偈曰吾本來茲土傳法救迷情一花開五葉結果自然成慧

可即二

得吾骨髓

達磨將滅命門人各言所得道副曰如我所
見不執文字不離文字而為道用師曰汝得

祖同上

吾皮尼摠持曰我今一見更不再見師曰汝得吾內道育曰四
大本空五陰非有而我所見無一法可得師曰汝得吾骨最後

慧可禮拜依位而立

二祖慧可

慧可初名神光既事達磨即與
改名嘗夜大雪侍立不動念曰

師曰汝得吾髓同上

昔人求道敲骨取髓刺血濟飢布髮掩泥投崖餉虎古尚如此
我又何人遲明積雪過膝曰願和尚開甘露門廣度羣品遂潛

取利刀斷左臂于前師知是法器告之曰昔如來以正法眼藏
付迦葉以至我今付汝慧可初宴坐香山八載有神人曰將

欲受果何滯此耶翊曰頭痛如刺其師欲治之空中曰
此乃換骨非常痛也其師視頂其骨如五峯秀出同上

外息諸

緣

二祖初時將平生所悟舉似達磨磨皆云是知見不是道汝
但一一一一內心無喘心如牆壁可以入道注云八萬法門

百千三昧十方世界萬象森羅皆是外緣內心無喘謂念不起也二祖從此皆息萬緣心如枯木忽然大省同上 **往酬**

宿累

二祖既傳衣法博求法嗣至北齊得僧璨密付衣法云吾亦有宿累今將酬之即往鄴都及笮城縣隨宜說法有辨

和法師與謗於邑宰翟仲侃仲侃加師以非法師怡然委順同上

三祖璨師

璨北齊人年踰四十設禮而問二祖

曰弟子身纏風恙請和尚懺罪師曰將罪來與汝懺璨曰不見罪了不可得師曰我與汝無罪竟謂曰是心是佛是心是佛法無二僧寶亦然璨曰今日始知罪性不在內不在外不在中間如其心然二祖即為剃頭髮告曰達麼以正法藏眼密付於吾吾今付汝璨既受度隱于舒州皖公山後得道信乃付衣法合掌而終同上 **四祖道信** 道信蘄州廣四禮三祖曰願和尚慈悲乞與解脫法門師曰誰縛汝曰無人縛師曰何更求解脫乎信於言下大悟後於吉州受戒師乃付衣法信既嗣祖風躬不至席者六十年却返蘄州住破頭山唐太宗赴京師前後三返以疾辭第四度命使曰如不赴即受

首來使至山諭師乃引頭就刀使異之以狀聞師先已付法傳
衣與弘忍至高宗時坐逝初四祖一日告衆曰吾遊廬山登絕
頂望破頭山見紫氣如蓋下有白氣橫分六道汝等會否忍曰
莫是和尚化後橫出一枝傳法否祖曰善果得法嗣化於破頭

山同
五祖弘忍
弘忍蘄州黃梅人四祖一日往黃梅路達一小
兒骨相奇秀祖曰子何姓答曰姓空祖默識其法

姓祖曰何姓答曰佛姓師曰汝無姓耶答曰姓空祖默識其法
器至其家乞令出家以至付法傳衣後得廬能嗣法復經四載

坐逝建塔於黃
梅之東山同上
六祖惠能
州尼無盡藏讀涅槃經偈即為解說

凡因問字師曰字即不識義即請問尼曰字尚不
識安能會義師曰諸佛妙理非關文字同上
菩提心鏡
能

五祖在黃梅乃入黃梅任後五祖欲求法嗣令寺僧各述偈上
坐神秀偈曰身是——樹——如明——臺時時勤拂拭莫遣有塵

埃能時為行者在碓坊杵臼之間聞之乃曰美則美矣了則未
了夜請同侶書一偈于秀偈傍曰——本非樹——亦非臺未

來無一物何假拂塵埃五祖聞之來觀心契法嗣遂定同上

衣鉢法寶

能既題頌五祖乃夜名盧行者告曰佛以

無上微妙祕密圓明真實正法眼藏付迦葉尊者轉轉至達磨以至於吾今以法寶及所傳袈裟付於汝有偈曰有情來下種因地果還生無情既無種無性亦無生遂與一一一州使君問五祖曰會中有五百僧不付衣鉢為甚却付與行者五祖曰會中雖有五百人四百九十九人會佛法唯有盧行者一人不會佛法他則悟道謂之過量人方傳得衣鉢古禪師語錄

舉衣不動

能曉得衣鉢即夜走南奔嶺外有明上座即率十人躡迹追至大庾嶺能見明上座奔至乃擲衣鉢於石

上曰此衣信可爭耶任君將去明舉之不動踟躕懷慄乃曰我乃來求法非為衣也願行者開示於我六祖曰不思善不思惡

正恁麼時那個是明上座本來面目明大悟適體流汗泣禮而去傳燈錄

潛刀無傷

六祖得法住曹溪神秀亦襲五

祖居荊州有南北宗之號徒侶競起愛憎忌能師傳衣為天下所聞有張行昌受囑潛懷刃入六祖室將欲加害六祖預知其

事置金十兩於方丈行昌揮刀者三都無所損祖曰正劍不邪邪劍不正只負汝金不負汝命行昌驚仆久乃蘇求哀祖遂與金令去

七祖行思

行思禪師姓劉本安城人往參曹溪六祖啟傳與法謂曰從上衣法雙行衣以表信法乃

印心吾受衣以來遭此多難況乎後代爭起必多衣即留鎮山門汝當以法分化一方無令斷絕思既得法乃住青原同上

伏馱密多

九祖一——有長者攜一子來曰馬鳴大士十二此子處胎六十歲因號難生傳燈錄

馬鳴大士

祖一

一——忽見女子說偈曰稽首長老尊當受如來記今於地上宣通第一義師曰將有魔來即一金龍震動山嶽師儼然於坐魔事隨滅遂復本形曰我名迦毗魔羅化巨海極為小事師曰汝化性海得否曰吾未嘗知師云山河大地俱來剃度師乃付法

迦毗摩羅

十三祖一——入山達大蟒盤繞師身師授同上

迦毗摩羅三歸依蟒化為素服老人曰我昔為比丘有初學教來請益我煩於應答起嗔恨想命終墮為蟒身住是石窟千載適聞戒法故來謝耳又曰北有大樹陰覆五百大龍樹王

名龍樹為龍象施法
尊者即與度脫同上

婆脩盤頭

二十一祖——其母初夢
吞明暗二珠而孕有一羅漢曰

汝當生二子一即祖師二即芻尼昔如來在雪山脩道芻尼巢
於頂上佛既成道芻尼受報為那提國王佛記云汝後與聖同

脫今無爽矣芻

師子比丘

二十四祖——有長者引一子
見師曰此子當生便奉左手今既長

尼野鵲子

矣終未能舒願聞宿因師即以手接曰還我珠來童子遽開手

奉珠師曰吾前為僧有童子婆舍吾付西海齋受觀珠付之今

見還矣遂為

去爾傳燈錄

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前集卷四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前集卷

四十九
五十

詳校官中書臣張經田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康儀均

騰錄監生臣姚秉哲

欽定四庫全書

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前集卷四十九

宋 謝維新 撰

釋教門

僧

事類三禪

沙門有一坐一為上輩誦經為中輩助眾為下輩無為集

五戒

元珪禪師有異人我冠而至曰我哉

神也稽首乞戒師曰什汝一十能不淫乎能不盜乎能不殺乎能不妄乎能不遭酒敗乎日能師曰如上是為佛戒出傳燈錄

德士

男曰優婆塞又曰僧又曰一一大藏一覽

上人

行稱善提心是名出摩訶般若經

苾芻

僧曰

本是草名有五義一生不背二冬夏常青三性體柔軟四香氣
透騰五引蔓布條尊勝經又一一是西天草名體性柔軟引蔓
旁布馨香遠聞能療瘰疬不肯**袈裟**梵音迦羅沙曳云不正色令
日光喻出家人出善覺要覽

略梵語也本作迦沙至梁葛

洪撰字范字方添衣一名一一又名無垢衣**釋姓**昔道安受業
又名忍辱鎧又名消瘦衣又名離塵衣字范

於佛圖澄姓

帛氏以師莫過於佛遂以一為一中夏沙門稱釋自**禪學**後漢
道安始又道安見習鑿齒自稱彌天釋道安史本傳

明帝

時佛始入中國當時楚王英最好之然都不曉其說直至晉宋
間其教漸盛然其廣大自勝之說幻妄寂滅之論自齊戒變為
義學如達法師支道林皆義學當時文字亦只是將莊老之說
來鋪張如達法師諸論皆成片盡是老莊意思梁會通問達磨
入來武帝不曉其說只從事於因果遂去面壁九年只說人心
至善即此便是不用辛苦修行達磨一切掃蕩不立文字直指
人心又翻了許多窠臼說出來又高妙於義一以為可以直
指徑悟而其始者禍福報應之說又足以鉗制愚俗以為資足

衣食之計也
宋氏語錄

不二門

文殊謂維摩詰曰何等是——法——維摩詰默然不應文殊曰善哉乃至無有文字

言語是真入——法——也
文選頭陀寺碑注

總持門

秦少游長老疏語云往聞大——以繼鏢迦羅眼秦少游集

達磨衣印

初——與佛——俱來得道傳付以
為真——至大鑿置而不傳傳燈錄

金剛眼睛

撫州黃山良匠

禪師謂眾曰高山頂頭空蔬飯無可祇待諸道
者惟有————憑助汝發明真心傳燈錄

破竈和尚

嵩山有——

——居岳山山有廟甚靈惟安一竈遠近祭祠烹殺物命一
日師入廟以杖敲竈三下咄云此竈只是泥瓦合成聖徒何來
又打三下竈乃墮落須臾有一人青衣忽然該拜師曰是什麼
人云我是竈神久受業報今蒙師說無生法得脫此處生天特
來致謝因此號——**打地和尚** 忻州————凡學者致問惟以
——傳燈錄 捧打地而示之一日被僧藏却捧
而問師但張**赤髭毗耶** 佛陀耶舍為人赤髭善解毗婆
其口傳燈錄 沙時人號曰————沙同上

白足禪

師 釋曇如足白於面雖跣涉泥水未嘗沾濕天下咸稱白足和
尚魏武帝時有一僧足白名思始號一一一雞跣集故劉

禹錫送僧云備將迎者皆
虎溪法師 遠法師居廬阜三十餘年
影不出山跡不入俗送客

赤髭白足之侶見本集

過虎溪輒鳴號昔陶元亮居栗里山南陸修靜亦有道之士遠
師嘗送此二人與語道合不覺過之因相與大笑今世傳三笑

圖 鵲巢和尚 杭州道林禪師初至秦望山見長松枝葉蟠屈如
蓋遂棲止其上復有鵲巢其側人目為一一一一

太守白居易入山曰師住處甚危險師曰太守危險尤甚曰弟

子位鎮山河何險之有曰心火相交性識不停得非險乎又問

佛法大意師曰諸惡莫作眾善奉行白曰三歲孩兒也解
恁麼道師曰三歲孩兒雖道得八十老人行不得傳燈錄 **布袋**

和尚 一一一一形材肥腴額滿腹以扶荷一布囊供身之具
盡貯囊中入市見物輒乞或醢醢魚道纜接入口分少許

投囊中白鹿和尚問如何是布袋師便放下布
袋又問如何是布袋下事師負之而去傳燈錄 **萬迴禪師** 師姓

張氏初母祈於觀音像而妊迴迴生而愚八九歲乃能語雖父母亦以豚犬畜之其凡戍後於安西音問隔絕父母遺其問訊一日朝齋所備而往夕返其家父母異之弘農扶安西萬餘里以其萬里而迴因號萬迴唐武后嘗賜之錦袍玉帶同上

殊普賢

豐干禪師居天台國清寺嘗乘虎入松門衆僧驚駭後於天台寺示滅初閭丘公出牧丹陽忽頭痛醫不能止

豐干造之曰貧道自天台來謁使君閭丘且告之病師乃呪水噴之病立瘥閭丘異之乞一言示此去安危曰到任謁一一

一日二菩薩安在師曰國清寺執爨洗器者寒山拾得是也閭丘尋至寺問寒山拾得是何人有僧對曰二人見在厨下執役

閭丘訪之見二人圍爐語笑閭丘不覺致拜二人連聲咄叱寒山執問丘手笑曰豐干饒舌傳燈錄

寒山拾得

初豐

干經行山中道側見一兒可數歲豐干攜至國清寺付典座曰或人來認可還之名曰拾得後沙門靈燭令去內厨滌器常日齋畢澄盪食滓寒山即來負之而去寒山者始豐縣西有寒暗二谷以其居寒岩中遂名寒山子以樺皮為冠時來國清寺從

拾得取僧殘食菜滓食之間丘既入禮拜二人自此相攜出
松門入寒岩間丘又隨之二士入岩其石忽然縫合傳燈錄慧

海修道

大珠——禪師或問和尚——如何用功師曰飢來喫
飯困來即眠曰一切人總如是同師用功否曰不同他

喫飯時不肯喫飯百種須索睡時不
肯睡千般計較所以不同也傳燈錄

藥山論禪

道吾山圓智禪
師藥山問何處

來曰遊山來藥白速道將來曰山上烏兒白如雪澗底遊魚忙

不徹藥山曰智不到處切忌道着師見雲岩不安曰離此鼓漏

子向什麼處相見岩曰不生不滅處相見師曰
何不道非不生不滅處亦不求相見傳燈錄

懶瓚垂涕

唐高
僧——

居衡山殘岩石窟中德宗遣人詔之寒涕垂膺使者笑之且

勸拭涕瓚曰我豈能有工夫為俗人拭涕耶竟不能致傳燈錄

臨濟隻眼

鎮州普化和尚云——小
厮兒只具一——傳燈錄

吉祥名魚

東川解脫寺僧
吉祥魁梧多力

受飯五鉢日夜誦經九函池中魚知其數

善覺喚虎

潭州華林
——禪師

以名台之皆出水面使去皆沒蜀普錄

觀祭使裴休訪之問有侍者否師曰有一兩個乃一大空小空
二一自庵後出師曰有客且去二虎咆哮而去休問作何行業

感得如斯師曰山木杯渡河杯渡者不知其名姓常乘一
僧常念觀音同上

酒食肉與俗人不殊高僧傳 舡子泛江 華亭船子和尚於華亭吳江泛
小舟時號舡子和尚傳燈錄 天龍

圓統 崔法雄碑登法堂居講坐緇素觀聽一
析理風生弄象鼻而吐辭河注震雷霆之法鼓聲俗知驚

整日月之慈煙 幽途識曉同上 鬼神服役 佛圖澄天竺人妙通玄術善誦神呪
能役使鬼神腹旁有一孔夜光照室

石勒聞其名名試其術澄取鉢盛水燒香呪之須臾鉢中生青
蓮花勒愛子斌暴病死澄取楊枝沾水洒而呪之遂甦同上

聚石為徒 異僧生公講經於虎丘寺人無信者乃
與談至理石皆點頭坡詩注 大雪不動 達

止嵩山少林寺面壁有僧神光事之夜大雪堅立
不動達磨契之與易名惠可即二祖也見傳燈錄 運水般柴 襄

龐居士名蘊字道玄與石頭希遷為友嘗有頌曰朱紫誰為號
丘山絕點埃神通并妙用——及——石頭希遷師然之人參

馬祖於言下 擲杖飛空 昔高僧隱峯遊五臺山淮西——
悟傳燈錄 徑西天釋氏要覽孫綽天台賦云王喬

控鶴以沖天應真 看經遮眼 僧問藥山為什麼——師
飛錫以躡空文選 曰我只圖——傳燈錄 有茅蓋

頭 德山宣鑿禪師辭龍潭潭謂眾曰有一個漢眼如劍口似盤
一棒打不回頭他時向孤峯頂上立吾道在為山曰是伊將

來一把——罵 晨雞暮鐘 守清禪師有僧問未後一句師曰
佛罵祖去在同上 塵中人自老天際月常明問如何

是和尚家風曰一瓶蕪一鉢到處是生涯問 茆茨石室 無業禪
佛法大意曰擾擾忽忽——出傳燈錄 師曰看

他古得道人得意之後————向折 三間茅屋 廣巖院咸澤
脚鐺子煮飯喫過三二十年傳燈錄 禪師僧問如

何是廣巖家風曰一鴉 百丈竿頭 招賢大師偈曰——不
白雲————同上 動人雖然得入未為真——

一須進步十方
世界上全身同上
土上加泥
古禪師升堂無語安國長老乃白
衆云當觀去王法如是衆猶不退

古曰安國和尚已是郎當老僧
不可一一一遂下坐上
籃裏盛梅
眈原為惠忠國師侍
者云須要覓個護身

符子異日攜藍入方丈國師曰籃裏有
甚麼物曰青梅曰何用曰供養傳燈錄**招入蓮社**
遠師結白蓮
社以書招淵

明陶曰弟子性嗜酒若許飲即往矣遠許之
遂造馬因勉令入社陶攢眉而去盧阜雜記**不入蓮社**
謝靈運
求入淨

社遠師以心雜止之范甯王豫章
遠師請入社范不能從遠師傳**隱峯參禪**
鄧一一馬祖一
日辭謁南岳石頭

和尚馬祖云石頭路滑對曰竿木隨身逢場作戲繞到石頭遠
床三匝振錫一聲問是何宗旨石頭云蒼天蒼天隱峯無語却

回舉似於師師云汝更去見他道蒼天蒼天汝便噓噓隱峯又
去一如前門石頭乃先噓噓隱峯又無語歸來師云向汝道石

頭路滑
南泉賣身
一一示衆云老師要一一阿誰要買一僧云
某甲買師云他不作貴價不作賤價作麼生

欽定四庫全書

古今台學事類備要前集
卷四十九

買僧無對趙州代云明年
來真和尚縫个布衫同上

狐女觀心

唐則天時有女人自稱聖
菩薩人心所在女必知之

則天請入宮中所言皆驗宮中謂聖菩薩後有大安和尚入宮
太后令見之大安曰汝善觀心試觀我心安在答曰師心在塔
頂頭相輪邊復問之答曰在兜率天彌勒宮中聽去第三問云
在非非想天皆如其言大安因置心於四果阿羅地乃不能知
女辭屈變作狐下階走
不知所適太平廣記

大耳慧眼

唐代宗時有西天——三藏
到京云得他心——帝令與

惠忠國師試驗三藏見師禮拜師問曰汝得他心通邪汝道老
僧即今在什麼處曰和尚是一國之師何得却去四川看競渡
師再問汝道老僧即今在什麼處曰和尚是一國之師何得却
在天津橋上看弄糊猴第三問語亦同前三藏罔知去處師叱
曰這狐精他心通在什麼處後有僧問趙州大耳三藏第三度
不見國師心未審在什麼處云在三藏鼻孔上為什麼三藏不
見云只為太
近見傳燈錄

鬼神送食

雲居弘覺禪師參見洞山悟本大師後
住山菴每月十五日須回問訊洞山一

日洞山問庵中飯食如何曰俱無洞山云每日喫个甚麼庵主云每日常有聖賢送食來洞山喝云將謂汝是个人作麼生却

感聖賢送食庵主從此歸庵自備茶食於是聖賢又送食來即不見庵主古禪師云但有一毫佛法異念鬼神便見得你古禪

師語
鬼神覷見
南泉普願禪師擬取明日遊莊其夜上地神先
報莊王莊王乃預為備師到問莊主事知老僧

來莊主云昨夜上地神報師師云王老
行無力却被——見傳燈錄
女子寄宿
高僧鬼戒行

——自稱天女以上人有德天遣我來勸勉其意鬼執意
貞確一心無擾曰吾心若死灰無以革囊見試女乃凌雲而逝

顧曰海水可生須彌可傾
彼上人者秉心堅貞同上
妓女逼受
鳩摩羅什姚王以——

泥中生蓮花但取蓮
花勿取臭泥同上
浮屠還俗
賈島字浪仙初為浮屠舉進士本傳
其為文遂去浮屠舉進士本傳

浮屠奉親
張策少落髮為僧黃巢犯長安
乃返初服奉父母以避亂嗣
李公問禪
藥山惟儼
禪師朗州

刺史李翱問如何是道師曰雲在天水在瓶翱作偈曰練得身形似鶴形十株松下兩函經我來問道無餘話雲在青天水在瓶又問如何是戒定慧師曰太守欲保任此事真須向高山頂坐深深海底行閨門中物捨不得便為滲漏闕

東坡

問禪

佛印禪師法名了元饒州人東坡與之遊時住潤州金山寺公赴杭過潤為留數日一日值師掛牌與弟子入室公

便服入方丈見之師曰內翰何來此間無坐處公戲借和尚四大用作禪床師曰山僧有一轉語內翰言下即答當從所請願留所繫玉帶以鎮山門公許之便解玉帶置几上師云山僧四大本空五蘊非有內翰欲於何處坐公擬議未即答師急呼侍者云汝此玉帶永鎮山門公笑

送簡師序

鳳羽而麟毛鳥與獸也經傳以比聖人豈

而與之師遂取衲裙相報闕

非以其心不以其形者耶師雖佛氏而儒其行雖夷狄其衣服而仁義其心雖未齒於士與鳳麟類矣不猶愈於冠服朝服感溺於淫恠之說以戮彞倫者

送文暢序

人固有儒名而墨行者問其名則是拔其行則

耶嗚呼師吾獨賢也皇甫湜

非可以與之遊乎如有墨名而儒行者問其名則非較其行則
是可以與之遊乎楊子雲稱在門牆則揮之在夷狄則進之吾
取以為法焉文暢喜為文章其周遊天下凡有行必請於縉紳
先生以求詠歌其所志貞元十九年春將行東南柳君宗元為
之請解其裝得所叙詩累百餘篇非至萬好其何能致多如是
耶惜其無以聖人之道告之者而徒舉浮屠之說贈焉夫文暢
浮屠也和欲聞浮屠之說當自就其師而問之何故謁吾徒而
來請也彼見吾君臣父子之懿文物禮樂之盛其心必有慕焉
拘其法而未能入故樂聞其說而請之如吾徒者宜當告之以
二帝三王之道日月星辰之所以行天地之所以著鬼神之所
以幽人物之所以蕃江河之所以流而語之

判僧飲酒
陸長源
郎中判

不當又為浮屠之說而清告之也韓昌黎集

僧常滿智真等於娑家飲烹宰等事云只說如來之教在處貪
財身著無價之衣終朝食肉苦行未同迦葉自謂頭陀神通何
有淨名入諸浮舍犯爾嚴戒黷我明刑仍

判僧賭錢
浙西韓滉相
公斷僧靈晏

遠近僧徒痛杖三十處死雲溪友議

等賭錢喧爭云正法何曾執具空門不積餘財白日既能賭博
通宵必醉尊靈強說天堂難到又言地獄常開並付江神收管
波中便是

衣食之費

五代漢李欽明為司勳員外郎上言古語
泉臺同上云一夫不耕一婦不織必有受饑寒者矣

聖化之內且約十萬僧尼每日人食二升十萬人日費二千石
以日繫月其數可知每一僧歲中須絹五匹綿五兩十萬僧計
絹五十萬匹綿五十萬兩此輩不耕不蚕實費大倫臣謂聚僧
不如聚兵僧富不如民富經曰聖人在上國無幸民民之多幸

國之不幸

土木之侈

今也毀中民百家之產而成一屋集農夫
職官分紀十口之食而飯一僧不亦泰乎不耕者燕

居而玉食所在常居千百數是以耆會昌之籍沒窮土木之好
龍蛇虎豹之區化為金碧是以有廣明之陰蕩可不思耶然會
昌之語其說不過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若天毗盧遮那宮教
充滿十方書入三世於諸境界無所分別彼又安能廬吾廬有
大經卷量等三千大千世界藏在一微塵中彼又安能火吾書
無我無人無衆生彼又安能人吾人黃庭堅曰此上人者如來

藏中之說客菩薩藏中
之游俠那闍

事類胡僧

太白中峯絕頂有一不知幾百歲眉已長數寸身不製繒帛衣以草葉常持楞嚴經路僻迥絕人跡罕

到嘗東峯有鬪虎弱者將死而僧以杖解之西湫有毒龍入而為患而僧以器貯之高山趙叟前年採茯苓深入太白偶值此僧宿余獨有獨往之意聞而悅之乃為歌曰聞有胡僧在太白蘭若去天三百尺一持楞伽入中峯世人難見但聞鍾窻邊錫杖解兩虎床下鉢盂盛一龍草衣不針亦不線兩耳垂肩眉覆面此僧年紀那得知手種青松今十圍心將流水目清淨身與浮雲無是非商山老人已曾識願一見之何由得

山中有一僧人不知城裏看山空黛色太白胡僧歌
維摩時一
詰室有

一天女見諸天人所說法便見其身即以天花散諸菩薩大弟子上花至諸菩薩即皆墮落至大弟子便着不墮天女曰是花無所分別仁者自生分別想汝結習未盡故花着身結習盡者花不着身皎然有詩曰天女來相說將花欲染衣禪心定不起

還捧舊花

旻公

不見——三十年封書寄與波潺溪借時好事
歸維摩經 今能否老去新詩誰與傳碁局動隨秋澗水絮

裝憶上泛湖船聞君語我為
官在頭白昏昏只醉眠老杜

洪師

——抖擻蔬笋氣白晝冗我
夫子牆粥魚齋鼓了無破坐

禪不廢談文
章謝無逸詩

身閒

松根滿苔石盡日閉禪關有伴年年月無家
處處山煙波五湖遠瓶屨——岳寺蕙蘭

晚幾時幽鳥
還溫廷筠詩

心了

利門名路兩何憑百歲風前短焰燈只恐
為僧——為僧——總輸僧杜荀鶴詩清

淨

溪聲便是廣長舌山色豈非清淨身夜
來八萬四千偈他日如何舉似人東坡

風流

騎驢覓驢真可
笑以馬喻馬亦

成癡一天月色為誰好
二老清淨各自知東坡

問禪

——不似前番語施佛空留丈六
身老去山林猶夢想雨餘鐘鼓更

清新

入定

瓶殘秦地水錫入晉山雲秋
月離喧見寒泉——聞賈島

禪床

盡日行方到何年
獨此林客歸唯伴

鶴人少似師心坐石落松子——搖
竹陰山靈怕驚定不遣夜猿吟薛能

法供

碧玉盃盛紅瑪瑙井
花水養石菖蒲也知

一無窮盡試問
禪師得飽無東坡
舊隱塵機息盡一真僧唯有林泉捨未能道
社故人今暫別稽山一與誰登時清

豈覺前遊改道勝
寧辭白髮增遙羨
高勝遊優鉢曇華豈有花
齋吟望處孤雲野鶴是親朋徐騎省詩勝遊問師此曲唱誰家

已從子美識桃竹更向安期覓棗瓜宴坐林間時有虎高鳴鐘
眠粥後不聞鴉一自古蕪支許為採松枝寄一車東坡

巫山不見廬山遠
松林蘭若秋風晚
一飛錫香壚峰色隱晴湖
老猶鳴日暮鐘諸僧尚乞齋時飯同上飛錫種杏仙家近白榆

一去年帝邑子獻持經去掃東林下間一未遍一為山低鑿
花何日許門徒杜甫牘容月廣開庭舊業雲千里生涯水

一瓶還應覓新句
看雪倚禪扁薛能聞磬去路餘千里行行雪灑衣諸峰何日別
一錫犯寒歸老宿誰一一農齋自採薇

遙知到禪宇徠鳥
共開扉孫漢公
薰香不踐紛華域來一知見一三
懸瓠清瘦
衣嗣僧菜五字法韋郎善權
形容

八十餘匏懸蘿落似村居勸師莫跣跌室空無侍者巾屨惟掛
羨人間有幸是元無免破除薛能跣跌壁一飯不願餘一一使

終夕柳高座黃金師子承 | 白竺僊夜雨山草濕爽籟雜枯木間吟 | 偈清絕過

子厚詩玉座尼設重玄 | 太白詩諸宮 | 唐齊已淮南 | 老宿

於玉瞿曇坐令魯叟作 | 禪伯詩豪宋惠崇僧善權詩

貫休注謂佛也東坡詩 | 禪面雨花深出謝無逸詩 | 宗衲未於

山中 | 依然在案 | 梵禪瘦靠欄干搭 | 綈荷附

上楞嚴已不看東坡 | 洗鉢鯨吹 | 水犀楮節 | 山雨寒錢詩 | 雲衲

添 | 已向蘭 | 觸點燈舡李洞 | 體自香問浮檀水 | 心無

亭識道林同上 | 雪笠笠戴吳天雪鞋香 | 體自香問浮檀水 | 心無

坐石 | 生 | 添 | 泉月入鋪惠崇 | 楚地花惟演詩 | 體自香問浮檀水 | 心無

| 謝 | 色不染花將 | 水渡迷川金繩問覺路寶 | 燒真宅

無逸詩 | 劫風火起 | 野狐涎蟹足相從南極邊 | 癡虎頭道人

| 海波生蕩破舡樂天 | 野狐涎蟹足相從南極邊 | 癡虎頭道人

| 寒岩秋空中霹靂推四牛林和靖

尼

事類 鄒婆斯迦

梵語云女聲字也又云優婆夷又云尼要覽

式叉摩那

梵語也此云學法女似今

之尼長髮也同上

阿潘出家

漢明帝既聽劉峻出家又聽洛陽婦女一

武氏為尼

太宗崩一一隨象感業寺一一高宗紀

為尼立碑

大明和尚卒弟子尼無染命僧靈嶼為行

狀凡莫大浮圖未嘗有比丘尼立碑事今無染實涕淚以求柳文

為妾造寺

王緝為相為妾起感應寺宏麗無比

當時頗為識者所笑南部新書

愛姬為尼

郭代公一一薛氏幼嘗為尼樂天嘗贈以詩闕

妖尼言事

于尼者嘗適人生子後為二鬼所憑言事或有驗遂為尼名惠普士庶遠近輻湊以佛事之王樂道命李氏甥為其母首傳習妖教收下獄詔京東差官按之得諸公書自韓曾以下皆有之文公獨無上問其故公曰臣但不知知之當亦有書温公白錄

捨安尼寺

東晉何充始一宅一此
尼一之始也事物紀原

題尼寺壁

楊凝式滑稽精
舍老尼即王令

公家乳母公至苦不為禮乃書壁云暇日遊老比丘院
延待甚厚尼甚感之後悟老比丘之言立巧鏤之紀異錄

佛寺

六帖云精舍梵宮寶地紺園化成
淨土驚峰布金之地皆佛寺也

事類招提

一名菩薩皆古佛號致寺謂之一道場
尚書御史
或名伽藍或名道場其實一也釋書
所止皆曰

寺故後代一及祠宇皆
取其稱焉應邵風俗通

精舍

漢明帝於東都之陽立一以
處攝摩騰竺法蘭即白馬寺也

騰始自西域以白馬馱經來初止鴻臚寺遂取寺名創置白馬
寺即僧寺之始也事物紀原晉武帝初奉佛法立一於內殿

引沙門居一故今人皆以佛寺為一珠不知一乃儒者
教授生徒之所後漢包咸劉淑傳皆有立一教授生徒之文

謝靈運有石壁一詩曰披拂越南徑愉悅偃東扉
非佛寺也李善注云精舍者今讀書齋是也文選注祇園檀越

須達多長者居舍衛長者居舍衛國常施孤獨故曰給孤獨因
往王舍城護彌長者家為男求聘因見其家請佛說法須達本
事外道忽聞佛法生歡喜心接足作禮而白佛言我舍衛國人
多信邪弟子欲營精舍請佛住化佛默受請即遣舍利弗指受
規則徧處求踏唯有阼太子一廣八十頃林木鬱茂幽靜
可居既得勝地往白太子太子戲白滿以金布便當相與須達
出金布八十頃精舍告成凡千二百

蕭齋

梁武帝造佛寺令蕭
子雲飛白大書蕭寺

至今一字存焉李約之買歸建以小室以玩之
號一今人呼蕭寺亦因此也事見國史補

佛室

崇一為
學者居會

其徒而委之食使擊磬鼓鐘

上方

常琮侍煬帝遊寶山帝曰幾
時到一琮曰昏暗應須到

上頭左右夫笑帝曰
淳古君子也本傳

方丈

唐顯慶中王玄策使西域至毗耶離
城音舍黎國有維摩居士石室以手

板縱橫量之得十笏
故名一室闕

鴈塔

昔有比丘見羣鴈飛翔忽有一鴈投
下自隕眾曰此鴈垂戒宜旌彼德於

是瘞一建鴈堂

毗舍利於大林為佛作堂形如鴈字一切具足要覽

牛洞

舒州皖公山三祖璨大師道場

即山谷寺有石一具石狀牛因以為名錢紳云初李伯龍井時畫僧直坐於石牛上曾直因自號山谷老人同安志

國一大師因獵者導自徑山重岡之西至於危峰之北有頃素衣老人前而致拜請師登一絕頂入五峯之間願捨北地為師

立錫之所有大湫指謂師曰吾家若去此湫當涸留一水穴幸勿壅之我將時至而衛師言訖雲霧晦冥風雨驟作及明既霽

湫水盡涸惟一穴尚存謂之一翻經臺謝靈運一見遠公肅然

一因鑿為一植白蓮池中名其臺般若臺晉沙門惠遠於廬山

於一一精舍立誓同修嘗水卜地梁天監元年有天竺國僧

淨土俱為佛國之遊同上智藥自西土來泛舶至漢上尋流上至詔州曹溪水口聞其香掬一其味曰此一上流有勝地尋之遂開山立石竇林乃云此去百七十年當有無上法

寶在此演法今六祖南華是也傳燈錄

卓錫開山

舒州潛山最奇絕而山麓尤勝誌公與白鶴道人欲之同謀於

梁武帝帝以二人俱具靈通俾各以物誌其地得者居之道人云某以鶴止處為誌公云某以卓錫處為誌公已而鶴先飛去

至麓將止忽聞空中錫飛聲誌公之錫遂卓於山麓道人憚然以前言不可食遂各以所識築室馮同安志捨宅為

寺

晉司徒王恂及第珉一虎丘一○白居易東都履道第卒後為佛寺闕王荆公居金陵自東門往蔣山至其故宅

方半道乃鑿渠決水以通城河後請以宅為寺因號半山本傳

作寺如殿

魏世宗作瑤光寺胡太后又作永寧寺皆

在官側又作石窟寺於伊闕口皆極土木之美而永寧尤盛佛殿如太極殿南門如端門僧房千間珠玉錦綉駭人心目自佛

法入中國塔廟之盛未之有也通鑑梁紀

白馬繞塔

天竺國有伽藍名拈提其處大富有惡國王利於財將毀之有

一悲鳴即停毀自後改拈提為白馬諸處多取此名焉同上

天花雨地

大同坊雲花寺大歷初僧儼講

經天雨花至地咫尺而滅夜有光燭室物改為雲華西陽雜俎 **廣殿長廊** 唐辛替 **珍樓寶屋** 唐高

力士於來廷坊建佛祠一 **粧塗金瓦** 王縉初五臺山佛祠鑄銅為瓦以金塗之本傳 **構**

結寶座 唐懿宗成安國祠賜寶座二度高 **寺如王居** 南蠻婆賄伽廬國喜

佛法琉璃為甃錯以金銀丹彩紫纈 **寺為窟室** 宋元嘉二十三年魏崔浩不喜

佛法每言於魏主宜除之及魏主討蓋吳至長安入佛寺沙門

飲從官酒從官入其室見有大兵器出以白帝帝怒曰此非沙

門所用必與蓋吳通謀欲為亂且命有司按治闔寺沙門閱其

財產大得釀具及州郡牧守富人所寄藏物以萬計又為窟室

以處婦女浩因說帝悉誅天下沙門毀諸經像帝從之詔自今

以後有事胡神及造形像泥人銅人者誅太子晃素好佛法乃

綏宣詔書使遠近豫聞之得各為計沙門多亡匿獲 **諫起佛寺**

免或收藏經像唯塔廟在魏境者無復牙遺闕

宋虞愿為散騎常侍明帝起湘宮寺費極奢位又起莊嚴刹十層不可立分為兩刹各五層帝曰卿至湘宮寺未我起此寺是大功德愿曰陛下起此寺皆是百姓賣兒販婦佛若有知當悲哭哀愍罪高浮屠何有功德帝怒使人馳曳下殿闕

勸

毀佛寺

唐武宗朝祠部奏括天下寺四萬六百蘭若四萬僧尼二十六萬上惡僧尼耗盡天下欲去之道士趙歸真等

復勸之乃毀山野蘭若所毀寺四千六百餘區歸俗僧尼二十六萬五百人本紀

事類慈雲寺

城東寶坊金碧重道人脩惠剪萬蓮一餅一鉢三十年瓊棟碧瓦上秋空稻田摩衲擁黃髮更築書

閣諸天中三后在天遺聖墨百神受職扶琳宮文思帝澤餘溫潤雨露下國常年豐貢川章川結襟帶梅嶺桂嶺來朝宗參旗斗柄略欄楯清坐耳聞河漢風道人飽參口掛壁頗喜作詩如已公家風秀句刻琬琰邀我落筆何能工安得雄文壓聖境九原喚起杜陵甘露寺寺有石如羊相傳謂之狼右云諸葛孔明翁黃山谷詩

甘露寺

坐其上與孫仲謀論曹公也大鑊二按銘

梁武帝所鑄畫師子一菩薩二陸探微筆衛公所留祠堂在寺
手植柏合抱矣近寺僧發古殿基得舍利七粒并石記乃衛公
為穆公追福所集也○古郡山為城層梯轉朱欄樓臺斷崖上
地窄天水寬一覽吞數州山長江漫漫却望大明寺惟見煙中
竿狼石臥庭下穹窿如伏獅緬懷臥龍公挾策事瑯嶞一談收
獅子再說走老瞞名高有餘想事往無留觀蕭公古鐵鎖相對
空團圞坡陀受百斛積雨生微瀾泗水逸周鼎渭城辭漢盤山
川失故態怪此獨能完僧繇六合人霓衣掛水紈隱見十二疊
觀者疑夸謾破版陸空畫青倪戲盤跚上有二天人揮手如翔
鸞墨筆雖欲盡典刑垂不刊赫赫贊皇公英姿凜以寒古柏手
親種挺然誰敢干枝撐雲峯裂根入石窟蟠蘿草得斷碑斬崖
出金棺瘞藏豈不牢見伏理可歎四雄皆龍虎遺迹儼未刊方
其威壯時爭奪肯少安廢興屬造物遷逝誰控搏況彼妄庸子
而欲事所難古今共一軌後世徒辛酸脚興廣武歎不待雍門
彈出古詩盤山上幾層峭壁半垂藤殿鎖尚朝像龕禪外國僧
海濤捲砌檻山雨灑窓燈日暮疎鐘起聲聲徹廣陵周跡登寺

丞相高齋半草萊，舊時風月滿亭臺。地從日月生時見，天到江山盡處回。三國是非春夢斷，六朝城闕野花開。心隨流水漫漫

去流徧，煙村半日來。沈存中詩。

雲棲寺

步步相携不覺難，九層雲外倚闌干。忽然語笑半天上，無限遊人舉眼看。劉禹

錫登

天竺寺

一山門作兩山門，兩寺元從一寺分。西澗水流東澗水，南山雲引北山雲。前臺花發後臺見，上界鐘

清下界聞。遙想吾師行道處，

天台寺

一到天台寺，高低景旋生。共僧岩上坐，見客海邊行。

仙花桂子落紛紛，白居易詩。

楓橋寺

月落烏啼霜滿天，江楓漁火對愁眠。眠姑蘓城外

野色人耕破山根，浪打驚忙時。

寒山寺

向開處不覺有閒情，杜荀鶴詩。

寒山寺半夜鐘聲到客船，張繼。

東山寺

舊宅何人在，空門客自過。泉聲到池盡，山色上樓多。小洞穿斜竹，重階夾瘦莎。

殷勤入城市，雲水暮鍾和。張祐詩。

西丘寺

不厭——聞來即一過，州船轉雲島，樓閣出煙蘿。路入青松影，門臨白

月波。魚跳驚東燭，猿颺怪鳴珂。搖曳雙紅旆，娉婷十翠蛾。香花助羅綺，鐘梵雜笙歌。領郡時將久，遊山數幾何。一年十二度，非

少亦非多白
居易夜遊

虎丘寺

入門無平田石路細穿嶺陰風生澗壑古
木翳潭井湛蘆誰復見秋水光耿耿鐵花

秀岩壁殺氣噤蛙黽幽幽生公堂左右立頑獷當年或未信異
類服精猛胡為百歲後仙鬼互馳騁竊然留清詩讀者為悲哽
東軒有佳致雲水麗千頃熙熙覽生物春意頗淒冷我來屬無
事暖日相與永喜鸛翻初且愁鷲蹲落景坐見漁樵還新月漢
上影悟彼良自嗤歸田行可請東坡寺牆圍着碧孱顏曾是當
年海湧山盪把好風藏院裏不教幽景落人間劍池草色經冬
在石座苔花自古斑珍重晉朝吾祖宅一回來此便忘還王元
之遊虎丘香刹看非遠祇園入始深龍蟠松矯矯玉立竹森森
怪石千僧坐靈池一劍沈海富亭兩面山在寺中心酒熟憑花
勸詩成倩鳥吟寄言軒冕客從此好抽簪白居易題虎丘東寺
吳王冠劍作塵埃墓地翻為七寶臺石砌百尋光似鏡井輪千
轉響成雷昔年棣萼聯枝發今日蓮宮並蒂開更有女郎墳在
此時時雲雨試僧來

鶴林寺

終日昏昏醉夢間忽聞春盡強登
山因過竹院逢僧話又得浮生半

劉禹錫題虎丘西寺

日開李陵
題僧室詩

金山寺

金山者在滄溟中雪崖水柱浮仙宮乾坤扶
持自今古日月髣髴踞西東我泛靈槎出塵

世披索異境窺神工一朝登臨重太息四時想像何其雄卷簾
夜間掛北斗大鯨驚浪吹長空舟推岸斷豈足數往往霹靂鉦
蛟龍寒蟾八月蕩瑤海秋光上下磨青銅鳥飛不盡暮天碧魚
歌忽斷蘆花風蓬萊久闕未成往壯觀絕致遠應同潮生潮落
夜還曉物與數會誰能窮百年形影浪自苦便欲此地安微躬
白雲向來入我望又起歸興隨征鴻郭功父一宿金山頂微茫
水國分僧歸夜船月龍出晚堂雲樹影中沉見鐘聲兩岸聞因
悲在朝市終日醉醺醺張祜萬古波心寺金山名日新天多刺
得月地少不生塵櫓過坊僧夢濤驚滅佛身誰言張處士題後
更無人孫勣天末海雲橫北固煙中沙岸似西興已無船舫猶
聞笛遠有樓臺秋見燈山月入松金破碎江風吹水雪崩騰飄
然欲作乘桴計一到扶桑恨未能王介甫世上蓬萊第幾洲長
雲漠漠鳥飛愁海山亂點當軒出江水中分繞檻流天遠樓臺
橫北固夜深燈火見揚州迴船却望金陵月獨倚牙旗坐浪頭

欽定四庫全書

卷四十九

楊公濟遊

寶慶寺

黃葉前朝寺無僧寒殿開池晴龜出曝松莫
鵲飛迴古井碑橫草陰廊畫雜苔禪宮亦銷

歇塵世轉堪

廬山寺

白茅為屋宇編荆數處階墀石疊成東谷
笑言西谷響下方雲雨上方晴鼠驚樵客

緣青壁猿戲山僧撼紫裡別有一
條技澗水竹筒斜引入茶鑪馬戴

道林寺

石門迴接蒼梧野
色陰深二妃寡廣殿

崔嵬萬壑間長廊詰曲十岩下靜聽林飛念佛鳥細看壁畫
經馬暖日斜明蟬螻梁濕煙散羃鴛鴦瓦北方部落檀香壑西

國文書貝葉寫壞欄迸竹醉好題窄路垂藤固堪把沈葉筆力
關雄壯宋杜詞源兩風雅他方居士來施齋彼岸上人技結夏

悲我未離擾擾徒勸我休學悠悠者何時得與劉遺民同入東
林白蓮社常蟾王山之南麓山珠道林二壑爭盤紆寺門高開

洞庭野殿脚挿入赤沙湖五月寒風冷佛骨六時天樂朝香爐
地靈步步雪山草僧寶人人滄海珠塔劫宮牆壯麗歛香厨松

道清涼俱蓮花交響共命鳥金榜雙迴三尺烏方丈涉
海費時節玄圃尋河知有無老杜題嶽麓道林二寺

靈巖寺

十萬人家天塹東管絃臺榭滿東風功歸范蠡五湖上國破西
施一笑中香徑自開蘭葉細廊猶響月華空尊前有暇但懷

古欲飲一盃誰
與同劉禹錫詩

破山寺

清晨入古寺初日照高林竹徑通幽處
禪房花木深山光悅鳥性潭影空人心

萬籟此都寂但餘鐘
磬音常建題禪院詩

孤山寺

樓臺聚碧岑一徑入湖心不雨山
常潤無雲水自陰斷橋荒蘚合空

院落花深猶憶西窓月
鐘聲在北林張祐詩

落星寺

岩岩康俗先生廬其下宮庭水
所都北辰九闕隔雲雨兩極一

星在江湖○北風捲沙過夜窻枕底鯨波撼蓬島个中即是地
上仙但使心閒自難老○星宮遊空何時落着地亦化為寶坊

詩人畫吟出入坐醉客夜愕江撼床窻房各自開戶牖蟻穴或
夢為侯王不知青雲梯幾級更借瘦藤尋上方○落星開士深

結屋龍閣老翁來賦詩小雨藏山客坐久長江接天帆到遲宴
寢清香與世隔畫圖妙絕無人知蜂房各自開戶牖處處煮茶

藤一枝並
黃魯直詩

梵王家

海邊樓閣一一水橫橋一路斜窻竹弄
風敲壁玉怪松摩日起龍蛇岩猿遠檻偷秋

果石鼎當憲煮露芽中有高僧
倦迎送白頭無事老煙霞城山
給孤園樹密當山徑江深隔寺

花翻不復知天大空餘見佛尊時應
清盥罷隨喜——老杜望兜率寺
寒塘路松竹間僧老雲煙
晚日和——歸——

轉清琴隔微波
野僧家澗竹欲萌煙蕨菜不妨拈餅——
唐李嘉祐詩
今相遇幾日事更試南窓數雨茶江西

竹林西身寂心成道花間鳥自啼細泉
松徑裏返照——皇甫曾詩
苔徑裏隔窓棲白鳥似
與鏡湖隣月照

何年樹花達幾世人岸莎青有路——
淨無塵願得依容止僧中老此身虛綸
下堂鐘寒雨初收草木
濃群鴉飛散——

——長廊無事僧歸院
寒殿磬薄暮緣西峽停梳一訪僧鷺巢
盡日門前獨看松李涉
橫臥柳猿飲倒岳藤水曲岩千

疊雲重樹百層山風——
立香臺五度金蓮出世來法堂重向石
——漢雨夜船燈許渾
堂間水邊猿鳥尋前侶石上松

杉認舊栽黃印使君精晚供紫雲禪客——
人
傳朱頂千年鶴昨夜遶東柱上回城山石泉寺
垂講磬紅簷
青瓦

院西隅隔斷塵寰一事無免弄半光來佛案月收斜脚入茶爐簾
一一秋聲遠門掩吟燈夜影孤見說虎溪流水急不勞禪侶

酒重沽
城山 動金璫 夜深殿突兀風一琅一天 鳴夕磬 鳴磬夕陽
黑捫春院地晴樓暗芳老杜 盡春簾秋

氣來名香連行徑 捫幽徑 不到峯前寺空來渭上村此亭聊可
清梵出花臺 韜雄 喜幽徑豈辭捫谷映朱闌秀山舍古

木尊路窮驚石斷林缺見河奔 臥明窓 古寺長廊院院行雲房
馬因嘶青草僧留薦晚滄東坡 處處稱幽情明窓淨榻

無人到卧聽春 滄海日 宋之問 避靈隱夜吟云 驚嶺鬱蒼荒龍
禽百舌聲仝上 宮隱寂寥久不能續有老僧坐禪曰何

不道樓觀一一門對浙江潮桂子月中落天香雲外飄捫蘿
登塔達剎木引泉遠云云 遲明僧不見人以為駭賓王也詩注

開梨鐘 王播少孤貧客揚州木蘭院隨僧齋粥僧厭苦之飯後
擊鐘其後播鎮揚州訪舊題詩處有日上堂已了各西

東慙愧一一飯後一後二紀播出鎮是邦向所題已碧紗
籠之矣乃續云三十年來塵撲面如今始得碧紗籠小說

披剃

事類落髮

金陵牛頭山法融禪師少通經史歎曰儒道世典非究竟法般若正觀出世舟航遂投師一入牛頭山

有白鳥銜花之異博燈錄覆以投簪一落髮妻命受劉淨翁慚愧之衣落其煩惱之髮類要投簪業云云出廬山記

捨俗

戲作頌云淨名龐老總無鬚君幸元無免破除心若出家

身若住何須更覓剃頭書又云掉却甜桃摘酸梨山谷

金色女出家

出家非以自剃髮為

一一若能發大精進為除衆生一切煩惱是名出家非以阿蘭若處獨坐思惟名出家能於汝生死流轉中以定惠方便化令

解脫是名出家

鄔波三鉢那

比丘既落髮披衣梵云室羅末尼唐言未寂滅度受戒已名一一一唐言

近要

恩命

事類乘雕輦

趙石勒以天竺僧圖澄預吉成敗頗有驗故事之石虎即位事之尤謹衣以綾錦以通鑑

賜紫衣

則天朝僧法朗等賜紫袈裟僧之賜紫自天后始事物紀原

黑衣宰相

宋文帝以惠琳善談論與

議朝廷大事逆參權要賓客輻湊孔顛曰遂有——可謂冠屨失所矣通鑑宋文紀

翻經學士

隋文帝以沙門

彥崇為——館——命僧以官自此始事物紀原

贈官賜謚

唐代宗大曆十年興善寺胡僧不空卒贈開府儀同

三司司空謚曰大辨正廣智不空三藏和尚碑文

圓寂

事類茶毗

或云耶維或云閻毗又云閻維天竺第九祖入正梵云閻阜多此言焚燒要覽闍維滅眾以香油梅

檀一 | 直體一 | 逝川 寂寂靈塔滔滔 | 恒沙滅火 薪盡火滅
一即茶毗同上 劫壞智月常負李華裨 歸真息假

梁簡文 無聲三昧 古靈臨遣化告衆曰汝等諸人還識 | | |
帝云 一否衆曰不識師曰汝等靜聽師嚴然而寂

不可久留 向齊善惠大師降于婺州傳宣慈家納劉氏女名妙
志生子普建普成二人梁武帝時會天竺僧達磨號

嵩頭陀謂大士曰我與汝毗婆尸佛所發誓今兜率宮衣鉢見
在何日當還因命臨水觀其影見大士圓光寶蓋大士笑時有

法師聞法悟解言我師彌勒應身耳大士呵之後於松山頂雙
林寺行感七佛相隨釋迦引前維摩接後及嵩頭陀入滅大士

懸知曰嵩公兜率待我決 | | | 也謂子弟曰我從第四天
來為度汝等故大品經云有菩薩從兜率天來諸根猛利疾與

般若相應即吾目也吾去梵戶上建 達磨攜履 二十八祖 | |
浮屠以彌勒佛像處其下傳燈錄 自天竺國泛海

見梁帝不契潛上嵩山少林寺面壁九年瑞居而逝莫熊耳山
魏宋雲奉使西域迴過師子葱嶺見手一隻 | 翩翩而逝雲問

師曰西天去又謂雲曰汝王已厭世聞之茫然別師東邁暨復命即明帝已登遐矣迨存莊即位宋雲具奏其事帝令起壙惟空棺一隻羊履存焉出傳燈錄

世尊現足

第一祖迦葉一入般涅槃迦葉至雙林樹間悲戀號泣佛於金棺

內一雙一景

釋迦說偈

釋迦佛於二月八日明星出時成佛號天人師住世四十九年將金縷僧迦黎

衣博法與摩訶迦葉說無常偈曰諸行無常是生滅法生滅滅已寂滅為樂諸弟子以香薪茶毗之燼後金棺如故高七多羅樹往反空中化火三昧得舍利八斛四斗世尊滅後一十七年未平中教至中夏傳燈錄

阿難說法

第二祖

一將入滅雪山五百仙人飛空而至阿難為一傳燈錄

道玄居士

又居士名蘊字道玄與石頭希遷為友偈曰有

男不昏育女不嫁大家團樂頭共說無生話女靈照常製竹篋羅賣以供朝夕居士將入滅使靈照視日及午以報靈照遽報日日蝕居士出戶觀次靈照即登父座

鎖骨菩薩

僧問風穴如合掌坐亡居士笑更延七日而化同上

金沙灘頭馬郎婦世言觀音化身續延語錄延州有婦人甚有
姿色少年子惡與狎數歲而沒其之道左大厯中有胡僧敬禮
其墓曰斯乃大慈悲喜俗捨之欲無不徇焉此即一一一順
緣已盡衆人開墓視其骨鈎結皆如鎖狀遂與起塔馬郎婦事
大率類此

傳燈錄

詩集鎖塵

寫留行道影焚却坐禪身塔院
闌松雷經房一隙一賈島詩

埋玉

霜顧隱白毫鎖
骨一青一皆云

似達磨隻履還
天竺東坡詩

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前集卷四十九